

光海君日記

茅罕四之八

0248769
na1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69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亥辛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四

八月朔戊辰大司諫崔有源避嫌適職○大司憲柳希奮
 等啓曰副司果趙纘韓為人陰險用心無狀終忝言地便
 生逞憾之計構成虛語誣罔天聽及其公議之發畧無顧
 忌益肆不近之說少欲陷人而後已不可遽在衣冠之列
 請命削去仕版以論鄭敏興故也答曰趙纘韓所論雖不
 寔但當不用其言而已何必至於削去仕版置之可矣○
 己巳司憲府啓曰北道虫灾近古所無一道民生極焉可
 慮今年踏驗救荒之策十分緊急咸鏡都亭郭天豪名望
 未著且不經事請命遞差其代以有名望彈壓之人各別
 擇送臣等伏覩昨日聖批大度包荒之盛意也但念趙纘
 韓論事之不寔非出於偶然風聞之訛誤其蓋怨含憾所
 由來者久矣徃在己丑鄭介清枉死之寃稍有公心者莫
 不嗟惜公議之伸國人願望纘韓陰懷護黨之計敢肆誣
 罔之語終始構捏畧不顧忌原其心術寔非為么麼一敏
 興而發也其杜絕公議之罪豈可置而不論哉請勿留難

至命削去仕版荅曰罷職○慶尚道晉州諸郡水災○定
世子嬪頌教書王若曰重明位正慶國本之增休大婚禮
嚴喜天佐之叶吉茲當嘉事之肇舉寔用渙號之誕敷念
惟元嗣之良夙繫輿民之望願為有室寔惟父母之心思
得好速俾承宗祀之重乃以待講院說書朴自興女朴氏
定為王世子嬪忠孝名聞素稱積德之門柔嘉令姿允合
少陽之耦譽既洽於宮壺慶宗闈於家邦忻悰蓋先於推
恩縟儀且待於蠲日茲命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
於戲佳兒佳婦付托予懷何憂宜民宜人福祿天其申命
○姜籤為大司諫蘇光震為掌令鄭文孚為南原府使○
姜弘立等降奴世國導之也○庚午傳曰嘉禮時內用次
綿細十同木綿布子各十五同草注紙五十卷楮注紙一
百卷白紙一百五十卷廂庫進排該司儲之則外貢役納
進排且米太各一百石內需司輸送○領議政李德馨十
劄辭戔荅曰卿懇雖迫予情亦減矣宜遵前旨毋棄寡昧○

辛未慶尚右道進士成鐔等工疏畧曰伏見館學儒生等
招八路共疏朝廷大小臣昏齊起夾攻詆斥鄭仁弘
不遺餘力至于今未已噫仁弘之心天下之公心也仁弘
之論萬世之正論也臣等不敢知仁弘有何罪舉一
國而攻之至此甚也臣等謹按故徵士曹植以問世之
人生絕學之後踐履篤宗造詣精深平生用力在於敬
義而依乎中庸邈世不悔言行動靜井井規模稟我東
方所未有之大賢也臣等未知李滉之斥以老莊者獨
何也若曰為學工程近於老莊則敬義二字果是虛無
之學乎若曰邈世不仕同於老莊則高尚一文果非周
公之辭乎此仁弘之所以不得不明卞者也况李彥迪
李滉雖有講道倡學之功而其於出處行事之際不能
無一二之可疑則其不免仁弘之言者固其所也仁弘
生於今世直道以行事有關於國家之安危朝廷之得失
人物之邪正者則必矢口而盡言者蓋自先朝而
有之矣彈一人而其倘側目劾一人而其類劫齒銜精

蓄憤以伺其隙者非日月矣今因一劄之工喜得釋憾之機朝野和附內外同聲欲其身之不容於世也則既削青衿欲其言之無傳於後也則又請焚疏殊不知其名可削而萬世公論不可削也其疏可焚而先王遺教不可焚也尤可痛者其疏劄之中有曰殿下以私恩而曲護又曰以一言之功偏倚曲庇又曰仁弘市恩而要君噫永慶當國宗社一髮大小廷臣袖手任他視之秦越而令奚以戊申之章反為執言之地然則宗

社安危不足恤君臣大義不足顧萬世名分不少正乎嬌兒妬婦之譬尤極兇慘臣等以為毒敵之手段復萌於此而心事彌雲山之句果驗矣至於陸學釋教之指無謂甚矣仁弘之所謂陷溺人心甚於洪水者只言其文學失真之弊而反以此為疵不其謬乎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程子之所憂仁弘亦憂之也嗚呼氣節掃地敬義打破人臣立朝不知大節士子居家不矜細行臨亂苟避則曰先儒亦如是也持身失度則曰

吾師亦嘗然爾其流之弊不既大乎此孟子所謂吾為此
恨者而仁弘之心即孟子之心也噫聖如夫子而削跡於衛
賢如朱子而指偽於宋自古聖賢亦不免為仁弘之道
德庸何損於多口而以臣等尊賢衛道之誠亦不得不同
析而明卞之伏惟殿下垂察焉時李恒福劄論鄭仁弘朴
汝楳等事仁弘惡之使其黨疏論如此恒福曾為鄭澈即
屬為其所知遇澈嘗有心事澗雲山之句澗雲恒福號也
宋言慎嘗以此中恒福去相故鐫等云傳曰觀此嶺儒之
疏予不勝瞿然鄭賢成與文元文純雖非儕輩亦有見而
知之且以賢論賢未為不可而攻之者蜂起殆不遺餘力
予竊哂之今茲成鐫等以小子後生又大肆妄言一以攻
先正一以攻大臣有若爭勝負定霸業者然此弊不矯其
禍將至於空人國而後已豈不慘哉近來國家不靖之端
例自韋布始焉予甚痛之故此疏不答而下此意政院知
悉仁弘之論由是少戢○司憲府啓趙纘韓削去仕版事
答曰既已罷職何必削版不允○道廣都御史楊鎬求其

經畧朝鮮時遺愛碑頌詩文王命禮曹別立頌德碑于沙
峴外印其文累本且命羣臣廣述貧頌詩使大提學勘定
刊印五六卷且以本國三次辨誣奏文弁其首以送之楊
稿又未小板本數百並許之稿以丁應泰之誣久廢而起
故欲以此洞壺前事識者疑其鄙率矣○壬申尹銑為承
旨崔起南為執義傳曰李軸乃先朝元老茂城君尹河
有守陵之勞今番百官加親受任充為掌令尹銑粗鄙
無識為人所棄以鄭仁弘門徒擢授清要任充亦其類也
仁弘家居未嘗教授但置弟子錄一帙列其姓名稱為弟
子相為拜勢而已○癸酉都體察使啓曰平安道登山串
在康銅縣南而陸地漫迤迤入於海洋八十餘里賊船之
自南洋來者必過登山串此乃要衝之地若移設茄乙浦
於此處則其於控扼宗為便當且其土地沃饒有人家六
七有依山作鎮之處有泉井及大池又有藏船之處若移
茄乙浦於登山串則與白翎相對為拜援其於水賊控制
之策宗為大益云○司諫院啓曰近未紀綱日頽百隸怠

官去初四日待講院下番無緣闕直目今王世子冲年講學一日為急書送勸講之官固不可暫時離直况其翌日有會講大禮則尤不可恬然退去而至於牌招之後終不入未其慢君命棄職事之罪不可不懲請其日牌不進官負並命罷職君命至重非自下之輕易啓請而近來或於八直或於甫拜每請命招雖出於不得已而揆諸事體已極未妥昨見弘文館啓辭以本館一會至請牌招其創開無前之事傷損體面莫此為甚請其日入直官負並命推考○甲戌司憲府啓近年以來恩典太濫名器日輕識者之寒心極矣李軸雖是充勲而充勲陞資例在於仲朔宴決非常時所可濫授尹洵雖是守陵之臣而累蒙賞典已至崇班因此施賞不可無窮况輔國典崇祿是何等爵秩而濫施於不當施之地乎物情皆以為未便請李軸尹洵親受加並命改正近來國綱解弛日甚一日百隸怠職自便成習至於經幄書筵莫重之地相繼闕直他尚何說哉昨夜弘文館工番經出應入之負及初四日待講院下番

經出應入之負請並命罷職荅曰李軸先朝勲舊尹洵
先后守陵之臣叅酌使之親受休煩可也闕直事時習已
成置之勿論○乙亥尹曾判書黃慎啓曰臣於頃日啓辭
伏承聖批諭以久任責成之意臣誠惶恐感激不知死所
臣仍竊自念受任以來已涉三年而才疎局淺處事生疎
不能有所措畫以為久遠之規前後所致力者不過過少小
補綴以救目前之急而已到今國計漸竭官無宿儲該官
失職但存虛名既不量入而為出又不量出而為入譬如
無源之水立待其涸况其已涸者乎苟不及今變通以立
國家大規模則不出數年公私困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
善其後矣臣竊不勝私憂過慮敢以區區愚見條列別紙
以啓懇乞聖明特令在堂覆議倘以為可則勿撓浮議若
宗施行臣雖枯死官守少無所恨不然而使臣旅進旅退
循例塞責而已則宗非臣之素願而他日積弊益痼大勢
難支則尹居誤事之罪必有所歸臣竊向焉王泛之慎益
欲變通量田制用後竟不行○丙子司諫院啓全羅監司

鄭經世其母死於賊鋒而避寓他鄉不即歛葬身著衰服
出入官門食肉近色無異平人人之唾罵極矣而及
其倡義凌讐之日身為召募之任巡行嶺東公然馱妓
累月流連卒到畿甸當國家枕戈之時雖非為親復讐
者猶有所不忍為况着白衣建白旗以復讐為名者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此得罪公論見棄於先朝久

矣頃年以諫院沽直之故大為儕類所救拔復匿朝端
更歷清班豈宜新化之日以此曩倫罪人置諸觀風重
地乎物情莫不駭愕請命削去仕版荅曰鄭經世在前
以此被罪何可永廢所論過矣但方伯重任勢難仍在
適差鄭經世有經學為嶺南人而宗嘗持服避亂公
州深痘疫幾死牧使羅級救療得甦鄭仁弘素典分門
相仇因此造謗士宦歲仁弘為大憲劾之宣祖不許
至是經世在湖南私撰五賢從祀祭圖序有盛典終舉
邪說便行之語仁弘之法糾活姜翼文孫個等見而惡
之遂杜力攻駁

○李好信為大司諫趙希逸為持平朴

承宗為左副賓客崔有源為兵曹叅議特陞都承旨金
時猷為禮曹叅判鄭賜湖為大司憲崔東式為掌令徐
景雨為持平李志完為左副承旨趙挺為知義禁柳希
奮為判尹○戊寅司憲府連啓李軸尹洞等親受加改
正事弘文館侍講院經出應入之負並罷職事○司諫
院連啓鄭經世事削去仕版荅曰鄭經世事先朝亦
疑其論啓之失稟矣此豈人子所忍為之享乎無乃風
聞之不的耶詳察論之使受罪者服焉可矣○己卯慶
尚右道儒生成籀等再疏申前事且言仁弘之名尚在
削錄之中云荅曰毋庸瀆擾歸質於甬師必有所裁定
矣○傳曰鄭贊成當初削錄已極無理而至今掛榜是
何辜體太學其無師長乎速令去之○奴兵搜掠蓋胡
于慶源牙山倭境奴即連夷也初以老胡稱之 中朝改
稱奴胡○金時猷為副提學朴東亮為判義禁朴汝樑為
文學鄭益為說書朴承業兼弼善辛慶晉為禮曹叅
判金正男為執義閔德男為輔德金昉兼說書韓德遠

為全羅監司○辛巳傳曰世子嬪父考宗錄除職○壬

午傳曰鵝城府院君李山海是

先朝元勳大臣其再

暮似在近日祭需備給辜下書于本道監司是時李慶

全專辜媚悅王念山海不已既死而思眷愈隆○

癸未

甲山地八月大雪○

戶曹啓曰前日啓下內赴京使臣路

費分定上納矣但使臣私自求請流來已久求之者不

以為嫌與之者不以為私故雖以清謹自持者亦必

循例求請已成故辜今雖分定納官而若不嚴加禁約

則必有仍踵舊習之弊今後本曹卜定之外如有私求

私與者令法府覓察計職論罪何如傳曰允計職則過

矣此一欵勿施○柳渎為弼善柳希葢睦大欵為副校

理柳忠立兼說書崔鳴吉為工曹佐郎○甲申兵曹啓

曰自上拜陵事體至嚴大小將官或稱有故或稱無罪

具皆懷謀免之計平居扈駕臣子榮幸而反規避如此

臨辜何以責其忘身此雖紀綱解弛所致極為寒心今

後稱頌者堂上則入啓治罪堂下則依郊外習陣例軍

法施行傳曰先○傳曰拜陵出宮時夜深世子勿馬祇
送○侍講院啓曰自上軫念世子尚在冲年冒夜出
入推疾之憂在所不已而勞念幸陵之舉非尋常舉動之
比霜露感懷玉體遠勞百里兼行夜出暮還則在世子三
朝之誠不出祇送撥之情禮似涉未安祇送節次一依儀
註施行何如荅曰還宮時只行祇迎禮○乙酉王
謁成陵○傳曰京畿監司閔夢龍熟馬一匹揚州牧使
申應桀席皮一張陵叅奉並陞叙守護軍各布子一匹
賜給本州今年田租減半○丁亥司憲府啓曰政院職
足喉舌身居近密雖在常時所當不離咫尺况當行幸
尤宜十分恪謹頃日拜陵時大駕停晝停幕次而承旨
退在任脫衣帶偃然休息無一人侍衛中外觀瞻莫不
駭愕請都承旨禮房承旨罷職其餘承旨推考荅曰並
推考○戊子持平徐景兩啓曰頃日大駕到晝停時承
旨皆解帶脫衣退在於外觀瞻莫不駭愕臣設論於完席
或云承旨六人一時並罷則出納之際或有所妨而

都承旨不能檢飭禮房承旨專掌舉動深治於此是敬言其餘六臣不復強執已見矣今聞物議譁然以爲政院之罪初無異同而或輕或重論辜顛錯去不可覘然仍冒請命適差掌令崔東式啓曰昨日臣以私忌在家同僚簡通于臣乃承旨請罷辜也泛然以謹悉書送今見徐景兩引避之辭顛錯之失臣亦當之請命適差執義金止男啓曰承旨罪無異同而論有輕重顛錯之失臣亦不免請遞臣職答曰並勿辭○己丑司諫院啓持平趙希遠徐景兩執義金止男掌令崔東式並引熾而退自前承旨並被叅論則直請承傳乃是舊規而誤請承旨還封啓草虧損體面在所難免政院之罪初無異同而或輕或重論辜顛錯既以謹悉書答則所失亦同請並命遞差答曰依啓○庚寅吳億齡爲大司憲鄭豈爲執義柳浹爲掌令而以俊爲持平申滂爲公州牧使朴承業爲掌令李弘望爲持平朴顏賢爲彌善柳希奮爲刑曹叅判鄭蘊爲說書吳翊爲修撰特旨說書朴自興陞六

品拜典籍以世子嬪父也○辛卯沈喜壽適右相將卜相

領議政李德馨啓曰臣方在被斥待命之中允倫局
薦人尚不敢隨叅况論相重事豈敢承當且老父患病
方寸已亂无急於奔救自前三公不齊則有故大臣有在
家卜相之例何待臣之倫負然後乃可薦卜哉且每緣
私情切迫身帶相職屑屑出入不便於事體已極矣今
又情勢切甚將以私馬徑路行走决不可重煩官馬請
並還收成命答曰卿何可不叅卜相之議乎可薦卜以行
國家待大臣自有體面官馬胡為固辭安心騎牲○
左相李恒福啓曰行幸成陵一日往還夜行居半伏想
玉候致傷必不淺淺繼有健元陵拜陵之舉連日帶
傷極為可慮况畿甸供億夫馬待候將至十餘日方當收
獲之日此亦不可不慮姑待明春行幸未晚答曰太
祖陵寢展謁不可緩予候別無所傷人馬留日不多
依前十日行之○司諫院啓自上舉動時近待之臣不敢
暫時離出而頃日拜陵時承旨偃然退在肆然自

便都承旨以下並命罷職○司憲府連啓李軸尹河加
資改正及六承旨罷職事答曰不允承旨無情之事何
至罷職○以朴鼎吉為正言吳靖為修撰柳澗為副提
學柳希奮為大司憲韓纘男為司書洪敬纘為說書柳
寅吉為兵曹叅議李時彦為刑曹判書尹讓為大司成
李元翼為領議政李德馨為左議政李恒福為右議政
時李恒福卜相只擬李元翼韓應寅而原任奇自獻獨
遺由是有異論○壬辰司憲府司諫院以六承旨罷職
事連啓只遞都承旨色承旨二員又啓曰公州牧使申
滌前日赴京時頗有不謹之事今授本職物情深以為
未便請命罷職不允○領議政李元翼辭疾不就○癸巳金
時猷曹倬為承旨趙希逸為文學鄭廣成為典翰柳希
亮為副修撰崔起南為司成韓汝讓為正言韓纘男兼
文學趙有道兼司書申景洛為掌令孫侗為司書○司
憲府啓曰臣等取見濟州牧使李箕賓狀啓判官文希賢
大靜縣監楊秀津等與賊船相戰決津喪敗之狀昭不

可掩箕賓身為主將非不知其間寤狀而軍兵死亡器械遺失畧不舉論反以中國商船華人模樣等語胡亂其辭以為免罪之地脩邊司覆啓之辭有稱追賊不及兵家常事終以推考決杖遂斷諸將之罪若使隣敵聞之其可謂國有人乎若不隨現痛治將無以為國請文希賢楊秀津助防將金禮男並命拿鞫李箕賓先罷後推吏曹佐郎韓纘男身居銓地不識事體陞遷之望自書其名臺評重叢全不動念從他笑罵庶恥都喪不可仍在政曹清選請命遞差從之纘男愚暴無行不為士論所悉陸沉館職齟齬不得志遂附托李爾瞻爾瞻力引入銓纘男專務閹宦媚事威權一日之政柯希亮柯希奮道有道三人以戚屬並擬銓即其紊亂類此至是柳希奮惡爾瞻之橫首劾纘男以撲其勢柯李排軋之迹大著矣○乙未司憲府啓清平府院君韓應寅姓在丁未年冬與賊臣柳永慶同在相府其時先王大漸下詢宗社大計應寅執筆寫出回啓之辭一泛永慶

所為兇言悖語信手盡書同席者至請抹去而應寅則
無一言校正及其公論之發同事之人盡服刑章而應
寅獨免罪罰已極可駭而乃與無咎原任大臣混叅於
卜相之列物情痛憤請命罷職不叙副護軍柳浹前為
掌令時首發重論約以明日陳啓而翌朝反引不當之
嫌為必遜之地言官風采消落盡矣請命罷職答曰依
啓韓應寅何必追論○丙申領議政李元翼初度呈辭
不允批荅○司諫院啓曰今年風水蝗三災近古所無
雖賑貸撫恤尚恐民生之難保既經成陵之行幸又繼
健元陵之親祭雖是出於聖上霜露之至情而方此收
穫之際畿甸民丁奔走於應後各道夫馬長立於期待
怨苦之狀不可刑言 康泰陵親祭之會又下於今日民
生之困苦雖不可顧至於玉體親犯霧露一月之內三度
行幸極為未安 康泰陵親祭請命停止清平府
院君韓應寅在丁未冬間 先王違豫之時下詢
宗社大計而回啓之際一泛永慶兇言同席者至請抹

去而不敢出一言救正及其公論之發獨免罪罰已極可駭而至於今日乃叅卜相之列物情之駭憤益甚請命罷職不叙熙川郡守白大珩爲人悖妄加以泛濫如此之人不可付以臨民之官請命罷職答曰依啓韓應寅豈至如此所論無乃過重乎設或有失此乃先朝勲舊大臣也容而置之勿用退論使不失祿可也拜陵亭近代陵寢不可不速爲展謁而况道路不遠何待後日不允○大司憲柳希奮執義鄭豈掌令申景洛朴承業持平南以俊啓曰韓應寅罪閔宗社而臣等只以罷職不叙論啓罪重罰輕物議譁然不可仍冒請命逾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司憲存連啓韓應寅事不允司諫院亦以此引嫌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四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五

九月朔戊戌以宋英耆為司諫具義剛大司成朴弘道正

言朴鼎吉蘇光震修撰○庚子王詔健元陵夕還宮○

司憲府連啓清平府院君韓應寅削奪官爵事不允○司

諫院連啓清平府院君韓應寅削奪官爵事康泰陵行

幸停止事並不允○辛丑司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

事康泰陵拜陵停止事答曰韓應寅事置之可矣拜

陵事非但近代前後拜陵之時累經此陵洞口而尚未

展謁是果人情之所安乎道里不遠雖差晚發行可及往

還畿民亦非耕種之時其間足以替休予臨時無疾恙不

可退行不允○弘文館劄子大槩韓應寅事扶從召論答

曰韓應寅事不煩追論既往○司憲府連啓韓應寅削奪

官爵事康泰陵停行事並不允○壬寅兩司連啓韓應

寅削奪官爵事泰陵康陵親祭舉動停止事答曰已

諭不允○癸卯司憲府司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

兩陵親祭停止事並不允○以柳活為持平宋駟承旨

徐景兩副修撰李惺司諫○甲辰兩司連啓韓應寅削奪
官爵兩○陵親祭停止事荅曰韓應寅罷職拜 陵事不
允○丙午司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各 陵叅奉
等胡望受杏之後只以下人傳逆而其身則落後不往故
焚杏之禮豈有闕廢之時聞見駭愕請命法司糾檢隨硯
重治踰牌未頒之前各道守令等以其人丁都目徃先差
役官中收米山行一應雜役無不計口責出乃使朝家安
民本意歸於自己聚斂之資物情莫不痛憤請下書于八
道監司使之摘發一一按律重治荅曰依啓韓應寅已罷
其職何必削爵○司憲府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荅曰
韓應寅已罷其職何必削爵○丁未司憲府連啓韓應寅
削奪官爵事荅曰韓應寅已為罷職削奪過矣不允○司
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國家科舉以詩賦試進士
以五經義四書疑試生負一以取詞翰一以視經術無非
選秀士欲為他日之用也近年以來士風日淪不務讀書
專事剽竊生負試取之日自製者無幾舉場之士奔走

謄書苟若趁市之人習以爲常恬不知愧前榜如是後榜
又如若是若不變通其弊難防識者之寒心久矣年前以憲
府之啓至議於大臣而厥後因循不改故謄書之習愈徃
愈甚科舉莫重之事反歸於壞人心敗士風之地此而不
改將不可以成統人才請令該曹更加叅商善處痛革其
弊且文科初試論策之類入場舉子互相謄書之弊無異
於生負試其入格試券之雷同者請並令考官等一一查
覈如有現捉者舉子削榜停舉依借述律施行各曰韓應
寅已爲罷職削奪過矣他餘事依啓○戊申司諫院啓曰
護軍黃是乃元亮柳永慶妻弟不可匿在衣冠之列請命
罷職答曰黃是無現著之罪不必煩論○己酉司諫院連
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答曰取職既罷安用削奪事貴得
中勿爲煩論○司憲府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又啓護
軍黃是以元亮同生妻弟其時既免罪罰自當屏伏田廬
俟罪之不暇而乃敢不有台議未耐息命雖無現著自作
之罪元亮既伏其罪則其在一家親屬與聞其謀固不敢

偃然與平人齒列於朝班物情莫不駭愕請命罷職答曰
依啓韓應寅事不允○庚戌傳曰教命竹冊文勘定于大
臣教命竹冊文中副使職銜以原任宗職書填○傳曰拜
陵出宮時依前傳教世子勿為柢送只行柢迎禮○大司
憲柳希奮啓曰昨日因僚負有故不得會坐抵暮始見持
平柳活連啓請罪護軍黃是之事有曰雖無現著自作之
罪又曰與聞其謀與聞其謀乃是大段罪日若知與聞其
謀則何可謂無現著自作之罪乎言官論事所係甚重如
或有緊閑添入之辭則例必通議可否然後添入以啓宗
是重同僚慎論事之意也臣以無狀忝在長官之列不能
為有無於其間莫重告君之辭致有前後顛錯之失而不
及救正臣何敢以在家不知自恕而覩然冒居言地乎請
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鄭豈啓曰今見
大司憲柳希奮引避之辭昨日城上所以請罷護軍黃是
之事連啓而其先後措語果似顛錯不為通議而添入臣
之不能為有無與同僚無異請命適斥臣職答曰勿辭退

待物論 ○掌令朴永業中景洛並引嫌退待 ○持平柳浩
啓曰昨日同僚皆有疾病臣代行城上所之任以前啓禱
連啓之意簡直於同僚則皆以謹悉書送改詰測陳啓矣
今見大司憲柳希奮引嫌之嫌臣意以爲賊臣永慶既以
謀危 朱社之罪伏死王章故其時徒黨或竄黜之或安
置之或誅殛之其任賊臣一家親屬法當廢嗣而既示寬
典置之不論則其爲親屬者所當屏伏田廬以保其身而
護軍黃是偃然未耐恩命故臺論已發請罷其職而聖批
以別無現著之罪爲教臣以爲黃是雖無現著濁亂自作
之迹既曰賊臣同生妻孥則其先謀秘計豈有不知之理
哉以此連啓以明其罪而殊不覺與聞亦自作之罪也且
添入之語即完席所出則似不順通議爲意而昏謬不察
致有同僚之避臣何敢自是已見晏然仍冒乎請罷介臣
職各曰勿解退待 ○辛亥號牌廳啓曰前日引對臣等親
承相議好處之教矣其所以處之之宜前日事目磨鍊時
及覆忝商已爲啓下今無別據所見至於行之之久有些少扞

格不通處則自當隨時變通啓稟施行矣今之所議者只是行與不行矣今永聖教又復如此但當議定期限頒示中外使之一齊佩持來十月初一日爲始以一依前奉目知委佩持之意行移各道及開城府何如傳曰願相處更議以啓○司諫院啓曰大司憲柳希奮執義鄭奎掌令申景洛朴永業持平柳活並引嫌而退連啓新添之辭批卷始見則不爲通議徑先措語之失身在於成上所矣不及救正之長官不得與知之同僚有何可避之嫌前啓中添入之語雖是完席所出若與初啓之辭有異則固當具由更議於同僚而只以連啓之意從然簡通徑先啓之有違前例難免不察之失請大司憲柳希奮執義鄭奎掌令申景洛朴永業並命出仕持平柳活適差答曰依啓○壬子王謁 康泰二陵夕還宮○丙司連啓韓應寅劾奪官爵事答曰已諭不允○癸丑司憲有連啓韓應寅劾奪官爵事黃是羅職奉答曰韓應寅李大臣羅職非輕如斯而止矣何必劾奪乎不允黃是別無可罪之事毋庸煩執○司

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各府同○弘文館劄子韓
應寅事各兩司同○以孫倜爲持平柳活司書朴鼎吉正
言李敦輿檢閱○甲寅司諫院連啓韓應寅削奪官爵事
又啓王世子細微之禮乃國家莫重莫大之慶爲臣子所
當趨詣闕庭成覲盛禮而昨日親臨舉動時東班通政以
上只有五人所見極爲埋沒請無故不參人負令憲存一
一摘發重治各曰韓應寅已諭不允他餘事依啓○司憲
府啓曰女樂之設實出於焉 慈殿奉歡之盛意故臣等
不敢以時屈事侈爲議而近來閭閻爭尚遊宴樂習日以
益甚至於上司唯以定送妓樂爲能事該官束手肄業無
暇前後捧承傳申明禁抑非止一再而慢不動念猶踵前
習極爲無謂請議政府即廳及禮曹堂上即廳命推考行
護軍李成吉以丁字閣造成即廳直陞堂上者曾所未聞
豈無相當可施之責而必授以重加字物情皆以爲未便
請命改正護軍黃是賊臣一家之人獨免罪罰則所當屏
伏自有之不暇而未謝恩命有若平人物情驚駭久而益

甚請勿留難亟命罷職前啓韓應寅劄奪官爵事答曰韓
應寅黃是事已諭不允李成吉予已叅酌施賞勿爲煩論
他餘事依啓○乙卯禮曹啓曰曰臺諫所啓有旨詩賦疑
義等題變通矣年前回憲府所啓議大臣覆啓竊詳其時
判付內科製之規雖變而士子之心不革則無乃近於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乎舊規不順變易申飭掌試官嚴禁騰
竊之習使之有恥且格而祖宗朝通行大典所載疑義
兩題不可以一時士子之流習遽爲革罷至當而更舉年
前下教事意添入於事目中申明知會於掌試之官使之
嚴禁國家抄選試官委以貢舉之任分差臺官以監之其
事體極重而糊封既拆榜日既揭之後又令該曹查覈劄
榜則此既試而又試之非徒不無後弊亦非可徃之道場
中雷同之作查覈等事莫若專責試官以重事體伏惟上
裁依所啓施行○司憲府連啓韓應寅劄奪官爵事李成
吉改正事答曰已諭休煩○司諫院連啓韓應寅劄奪官
爵事答府同○丙辰時有妻殺夫之變出於王妃之鄉郡

以降號滿宅事議于大臣石議政李恒福議破家滿澤之
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定公之時亦非定公所有創為三
代之際相同而行之者也觀定公之言只舉臣弑君子弑
父者為破家滿澤之典不舉妻殺夫一節則意必有在而
我國亂前亦同茲而只行於弑父之家不唯其時顧府李
臣尹承勳詳記而明言之臣亦能記之亂後相臣柳永慶
倡為殺夫者亦當破滿之議一時大臣有三綱一也之說
至行於殺夫之家臣意不然周公之法殺王之親殺其親
殺夫者亦為焚膏磔斷溢於刑而殺其親與殺夫者異科
則弑父弑夫之差此亦甚明大學今此破滿之法我國所
取為據而行之者只依邾定公之論而不見於他經則何
可別立意見校上生校行所未行之法乎此一款臣常以
為不可也至后亦費雖有變不降與否臣未諳典故今不
敢知也設或有之以意料之必出於一時之特命允此等
事本出於缺城肥民之遺意在有司之體只可依法請降
伏惟上裁傳曰依議○司憲府連啓韓應寅劄掣官壽事

李成吉加資改正事答曰韓應寅事勲意大臣不須深罪
既往而公論日激相待未安茲姑從之李成吉資已窮而經
准職專掌丁字閣造成之事終始多勞則宗典他都監卽
廳不同一資之加有何所妨宜知此意休論可矣○丁巳
司憲府連啓李成吉改正事答曰已諭不允○司諫院啓
曰庶事修舉在於百司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而經託以來
偉門大開仕路多歧蹂躪成風雜投庸品及廁官班宿儒
善流老死窮谷名死日荼民生益悴言之至此誠可寒心
孝行卓異鄉里所薦者學術通明才堪守令者忠賢清白
之沅應在中錄者若令該曹另加甄擇隨其才器各授其
任或以爲百執事或以爲列邑宰則庶有澄清勸獎之路
矣前此臺官雖或陳啓蒙允而例下該曹該曹視爲尋常
專不舉行請命自今申明着宗舉行生員進士圓點則三
百點者許赴館試而自前圓點計數或有冒濫之弊至于
今日獎習益滋掌務官令下齋會計圓點時下齋等任意
增減未滿半圓點者至以三百點准數論之試法漸壞外

議騰播請令館官一一查覈如有偽增者摘發重治人材
乃國家之本而生負進士試養人材之具也幼學俊秀之
士有將來佐理之責者皆由是而登選焉此祖宗設立
之本意也亂後士風不美生負試文賸錄之習日以益甚
至於今日其弊極矣五經義則士子自平時廢而不習久
爲文具而四書疑則士子之通四書者絕少故其中粗解
四書疑摸樣者名之曰疑心板及其試日舉子等聘相告
語曰某板有疑心板舉場奔波無異鬧市甚者至於毆打
攘奪有同行劫考官雖欲禁之以若干軍卒安得人人而
投治且一人作之百人賸之舉場如此幾盡雷同若一一
查去則將不能准其額數今者不改其規而申飭考官使
之嚴禁其進無由此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朝廷於結
兵畜材苟有一時之便則法外之規無不交迤而獨此育
人材變士習之舉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地而莫肯撥慮達白
則士子之心何時可革也前日所啓之辭禮官不解本意
只以查覈一事泛然回啓此豈奈商善處之道哉先儒云

學必有本小學學之本也又曰不習之於小學無以爲大學之根本法典內生負進士覆試時講小學家禮而錄名今若限十年停罷疑義以詩賦及他文分試於生負進士試而覆試錄名時別定試官以兩司監之以四書中自願一書及小學內篇並背講小學外篇及家禮並臨文講取隨其入格不求滿額則士心可幸獎習可矯經學詞章庶可兼取請命廣詢廟堂館閣從長施行答曰並依習疑試變通竟不行

○庚申以南以後朴自興爲正言○辛酉司

諫院啓曰亂後國綱解弛人心奸巧朝家一有舉措輒因私已號牌本欲籍民繕兵而逃役之輩爭相投托濶藪之弊所在皆是此而誅之將不可禁况純以輕律豈能痛斷號牌事目內東西班正職人則雖容隱良民或壓良爲賤或以他奴爲已收者永不叙用云律文甚輕人不畏法犯之者必多終不可禁允盜錢穀者尚且以職律治之矧茲盜人口者何可只用永不叙用之輕罰乎請東西班正職人容隱壓良他收爲已收者依職律錄案答曰依啓○司

憲府連啓李成吉加資事又啓達家奴婢成籍沒官載在
法典有司所庸執法不撓永世為奴以示討逆懲惡之義
而達律奴婢俱以投托從史之徒貸死屬官已出於寬典
備選司劄開從良之路以一時苟且之議毀千古不易之
法物情莫不痛憤請其公事勿為舉行已良奴婢並令一
一還贖龜城府使尹廷柱在丁酉年倭寇衝乍湖南不將
父母獨與妻孥避亂於他處父母及同生盡殲於賊鋒而
其身則得全至今聞者莫不痛心不可盡在衣冠之列請
命削去仕版答曰李成吉事考諸實錄勝本則祖宗朝
諸都監即聽曾經准職者則並為加資李成吉之加資案
遵舊例以示賞典宜知此意勿用固爭尹廷事似不近情
無乃風聞失實乎昔予南下知此人有所收用可矣不久
達家奴婢事依啓○壬戌司憲府連啓尹廷削去仕版事
答曰適差○以查有源為大司諫鄭基廣注書兩以俊司
書○甲子傳曰聞實錄廳取予在宋宮時日記並入於換
次云壬辰以後記事疎漏謬誤處必多大臣摠裁官十云詳

察精抄其可信者書之毋致傳訛○司憲府連啓尹趙刺去
仕啟奉答曰罷職○丙寅傳曰王妃鄉賈陞號前例
祖宗朝宗祿考啓○改院啓曰適遷國忌日視事與否
令該曹定稟何如傳曰允○觀象監啓曰歲星犯軒轅大
星五更流星出五車星下入軒轅星上○司憲府啓曰迺
來左右史不備以冀春秋入直事甚苟且檢閱李敦輿入
來之後僅備上下番而已昨日左議政李德馨劄子批答
責去史官豈無他負而政院出以檢閱申得淵叢送旋致
史官之不備已極可駭而越境覲親之既又為捧入使左
右秉筆之官持至久曠明日經筵亦不得備負尤為未安
請色承旨適差同叅承旨推考檢閱申得淵徃覲恩命遷
校讀典之濫未有甚於此時偉門大同名罷日輕命德之
章返歸於酬勞之資枉為寒心大丘府使安燾以守土之
臣胎封修改時雖有些少奔走之勞不過職分當為有何
特異可紀之事而至校堂上重加以致儲賁之譏乎物情
皆以為未便請命改正答曰依啓承旨並推考安燾蓋心

國事者民力役一資之加非所惜也不允○司憲府前啓
尹莛削去仕啟事停啓○政院啓曰今此新御法宮宗

宗社莫大之慶臣民顯望一日為急而今承二十二日退

定之教退定則日期漸寒移御之際多有所碍且嘉禮只

隔一日凡事亦不無窘迫之患况此莫重之舉已為行文

八道而今遽退行則內外瞻聆未免疑訝而至於遠方箋

文頭辭必未及行會改填種種難使之狀不一而足此係君

上大段舉動恐不宜若是續續進退請移御日期勿為

退定臣等職忝近密區區有懷不敢不達惶恐敢啓○丁

卯答昨日政院移御勿退事曰啓意知道十三日後二十

日間改擇吉日以啓○朝講入侍領事右議政知事申欽

特進官朴東亮李慶涵弘文館睦大欽權斯憲府大司憲

柳希奮諫院司諫李惺承旨李德洞假注書尹燦史官李

敬興兪春秋林健○朝講答府曰承旨已為推考安熹事

昨已盡諭並不允○禮曹啓曰政院啓辭 恭靖大王

文宗大王遙遷忌辰視幸 先王朝舊例則別無頂稟依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六

十月朔丁卯○戊辰司憲府啓曰捧承傳囚禁罪人有司
因不赦任意解放刑曹叅議崔沂曲循私情擅放罪人朴
大華至於赴舉叅榜其任情壞法之罪不可不懲請命先
罷後推判書李時彦以一曹之長承傳罪人囚放宜無所
不知當初不能檢勝之責在所難免而及其待罪之啓沒
其宗狀泛稱脫獄出去終欲歸罪於該官極爲駭愕請罷
職色卽廳其所掌罪人囚放任他不管難免不職之罪獄
官之任但當堅囚罪人而已雖有上司之令旣係啓下囚
推之人則豈可輕放使之偃然赴舉乎請刑曹色卽廳典
獄署當該官並命罷職朴大華以在囚之人圖捧保放帖
公然赴舉其不有國法奸濫佞恣之罪極矣請命拿鞠依
律定罪工曹叅議金穎男以秩高文官不顧國法曲循私
情啓下在囚之人圖捧放帖使之赴舉極爲無謂請命先
罷後推答曰崔沂李時彦金穎男並推考○壬申頌議政
李元翼出警元翼精忠苦節宿德重望世比之漢水戊申

王首置元投卷過特隆俄以疾適反右議政沈喜壽以舉
直言坐免外議以為今之命相非也弘及昌付反命下乃
李元翼也中外相慶久引疾不出至是始就仕司上疏乞

免答曰聞卿未詣傾慰良深有此陳疏具悉情悃卿之出
處係一國生民之休戚但願卧閣論道經濟國事何必趨
走朝班致傷筋力宜體予意勿為控辭永弼寡昧今下紗
帽耳願備御寒之資勿謝○司憲奇連啓前事答曰已諭休煩○

以柳寅吉為大司諫成晉善為司諫徐景雨為獻納南以俊為持平
尹銑為兵曹參議李惺為弘文館典翰權昕為修撰朴鼎吉為
副修撰李命俊為西原縣監命俊李濟昌之子永蔡持身人不能

及前在德山治平為第一○癸酉己言鄭世美以興持平
南以俊相避引嫌兩司啓請出仕以俊世美之同姓三司
叔母夫也兩司一體從前有通避之規自職晚布列三司

當特執論調婚承望者以不在注典曲為之說遂請出仕
同為近例○司憲朴啓曰太學乃首善之地國家選士儲

養計圖點方許赴舉其衛道育才之意宗非偶然自古本

館掌務官監饋儒生朝夕食堂遯日計勅圓點之數故井井不紊人無間然邇來紀綱解弛士習不美該掌之官不盡厥職浮薄士子惟懷自便每用假到記致有代點之弊已極可駭而至於臨場爭詰不顧廉恥此宗無前之變今此次知前後掌務官請並命罷職自今儒生圓點申明舊規以矯弊習答曰依啓連啓李時彦等奉從之○甲戌禮曹啓曰十月二十二日自上當奉大妃一時移御新宮大駕當先爲舉動中殿東宮似當社大妃之後傳曰自上與東宮先行而慈殿中殿差晚當移御察而舉行○丙子雨○冬至使兼奏請使李尚毅李晬光等馳啓曰臣等到遼東聞皇太子母王氏卒逝皇太子前似當有進慰之事故稟于都司則都司以爲皇太子壓於嫡母似無舉哀之禮云命下禮曹議○禮曹啓曰皇太子親母卒逝考諸五禮儀則應行之禮不爲截縣但承文院祖宗朝文書中不無已行之事例速考而議大臣處置何如傳曰依啓議于大臣則以爲皇太子未登極而遭母喪我

圖似無常行之禮部司所答頗得事體然令承文院查出
文書後議處焉當傳曰依議○東萊府使趙存性馳啓曰
客人接待坐次不可不講定而問諸古老非堂上客人則
府使僉使北壁搭人南行坐以下後行云而無文字可考
今來平智直彼中之最驕亢難待者脫有爭辯而人安東
西坐則處置甚難宴享時則姑待朝廷公付矣明日茶禮
牢執不已則上年渠來時已許東西坐依此權行計料音
樂設行李以男樂定棄而此處男樂卒備極難宜令該曹
處置以及後船之用命下禮曹議曰啓曰對馬島接待坐次
則果無規出處渠輩若依舊例安於南行坐則依此行禮
無妨而但禮曹宴時接待事例相考則對馬北壁忝列參
議東壁客人正官以上西壁亦不違於規式矣傳曰依啓
○丁丑改貞陵洞行宮名爲慶運宮○東萊府使趙存性
馳啓曰留倭等隱密問曰向者買賣唐船八十餘隻來泊
于薩摩等州其中唐人言天朝將舉重兵屠滅馬島而朝
鮮島向導云然字伊賊變詐百出問答真偽宗所難測命

下脩邊司議脩邊司曰啓曰其所問之言甚爲無根姑令
答之曰天朝之事雖不可詳知而兩國通好之意天朝亦
已知之無故而興兵越海遠征萬無是事爲當傳曰依啓
○先是脩邊司議以召募土兵畧倣中朝月銀安家之規
例則必有成效其間利病令邊臣揣摩舉行咸鏡道巡察
使韓俊謙啓曰雖募土兵抑其保卒軍弱贍養不敷最爲
今日巨患如得以他道財力推以給之若倣中朝安家之
例則以此道之兵亦可隨便收拾守力自守不至重煩他
道之力而募未知朝廷果能辦得此事也若使國家贍養
土兵能得其宜則卒道民力雖甚鮮少唯此一十五百之兵
亦足每番克定裁其濶狹量其番次自朝廷下公講究每
兵一名每月給餉之外給物羨許以補事育之資而以專
軍伍之役則臣亦隨公策礪莫不負朝家責成之意矣命
下脩邊司議啓曰此計若行則年年添戍之兵可以因此
而革除有益於國家根本之計亦不淺淺而專用土人亦
是用兵之善固當百緘講究遂其計矣謹查一千五百兵

一年安家之資每人一匹則需用三百六十餘兩以令物
力此亦不少而但月給一匹未足為八口之資名雖給價
實不能安家須得二匹乃可成形而如此筭過則需用七
百二十兩同財之所出只靠於戶曹戶曹一年所入本不過
千餘兩日用經費猶患不足此外唯有徵民一事而已無
名而徵亦甚無謂號牌廳所捧成冊餘丁之數幾至三萬
人收一匹則亦持六百餘兩如令此等木綿等屬於本司
以五根株則得以成事姑試行之以觀成效則北地戍卒
不待他道之助因此可增南方居送之契亦得因此永革
彼此之利豈曰少補一邊故舉此意知會于本道監兵使
處自彼先為圖束却外其番次以定其期會以待本司輸
送劃即舉行俾無參差之患何如俾曰依啓○戊寅上御
西廳遣李恒福吳億齡等行王世子告期禮如儀○以李
成吉為判決事成吉心行視忘世以屬創日之鄭輝為大

司諫丁好善為司諫韓鑽男為直講朴弘道為正言曹明
鼎為修撰明鼎以柳永慶薰坐廢至是回柳氏漸顯用柳

活為司書朴鼎吉為副修撰○庚辰左議政李德馨上辭

職劄十五劄答曰待卿之來辭章又至深用缺然大禮已

迫國家多事卿何可不來宜體予意勿為控辭式適其來

○平安監司崔確馳啓曰箕子之後鮮于寔特令該曹援

據古經繼絕於千百載之後慰箕壤士民之心實合朝家

宗報之典命下禮曹議回啓曰祖宗朝所未遑之典遽

為設立辜極重大以解于寔依崇義殿例稱號與否議大

臣則以為自古積歲曠墜之典至後世而始舉者多矣依

崇義殿例施行允合盛世之典傳曰依議○王御綵造侍

讀官睦大欵進講尚書多方止曰此言湯以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民之擇君如此桀雖不辟民何以叛之至此乎大

欵曰桀不善故民叛之湯善故民從之人心向背大可畏

也願華李元翼曰以天下人心言之則誠如造官所啓以

君臣之義言之則聖人亦有微意故於文王則稱以至德

於湯武則稱以慤德夷齊扣馬之諫亦為古之綱常也大

恐為臣者宗與為民者不同民者各為生理故且失其道

則自相叛亂民心離合之間天命之去就決矣為臣者雖
辜桀紂之君不死於其君則不免為失節之臣實是夷齊
之罪人也二者不可偏廢也同知李廷龜曰商之賢聖
之君代作世傳家法固結人心故民不怠遠德不即服周
比多方之所以作也方紂之虐民在膏火有曷喪之歎既
定之後則難以周之德不能遽化帝王明德之效於此大
可見矣檢討官權祈曰以三代觀之則刑罰得中故天下
服矣末世則刑罰失中有罪者或由斜徑而倖免此雖似
為仁然仁者非煦煦之謂也公而愛人者仁之實也刑政
不可不慎也王曰近來刑政解弛王法不行極可寒心何
以如此乎李元翼曰小臣觀於今日可謂賞罰之政皆已
矣雖不肯厯指某事而自上不為提挈綱維故如此也大
槩賞罰朋然後紀綱舉焉自上宜絕去私意至如刑獄之
事唯付按獄之官罪得其實則雖在私昵貴近亦無所撓
貸焉下者疇敢不奉承上意乎臣徃徃以收議事觀之上
意苟欲宥之者則雖發遣御史審其情之事獄官議啓之

時曲爲回護之辭如臣者亦不能明知其罪狀泛然附名於他人獻議之下議得亦甚難矣自上宜以爲賞罰由我而不明揚然動念思所以改之則幸甚矣若自上既不以此爲心則在下者亦各以私爲心矣賞罰何由而公乎且爵賞者所以駕馭人材也一失其用無以爲國人君愛惜慎重簡賢授能必待有功者而賞賜之寵秩之勿以踈遠而或吝勿以私昵而或濫則人皆勸勉矣賞罰既明則紀綱自振而百官外而四方無不從令矣大槩雖使堯舜爲君非賞罰則無所措手足矣下之人必專攻上身亦似一偏然萬幸之奈理本末無一不在於上身若不歸之上身則下之所爲徒虛享身自上宜念其必歸上身之意焉以慎罰言之則非但開釋爲慎罰死罪則誅之者亦所以慎罰也罰當其罪則一人辟宥千萬勸懲刑政自舉矣刑政既舉則百事可做他何憂哉李廷龜曰人不畏法誠如上教朝廷纔立法令旋爲壞了以小事言之捧承傳之事即日犯之無意奉行此無他賞罰不舉之故也人君徒以賞罰

馭下馭下之道此外無他而近來賞借罰弛無功者得賞有
罪者無罰故人不畏法矣李元翼曰人主每以人心不善為
言以任下者言之監司守令亦曰此地人心不善此蓋
馬上之常談也人心誠不如古矣然傳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者也苟能明其賞罰則風行草偃人心自
服要在舉要領而已自上所當察而行之者也上曰刑政解弛
則然矣雖罪之亦不畏法皆予不逮所致予多愧焉賞則
近來典禮頻繁照例之事不得不爾矣李元翼曰經大禮
則自上賞之者亦宜矣然此皆臣子職分內事也而遽以
官爵賞之用之如水故官爵輕矣况不問其也能幹某事
某也不能幹某事而以之賞罰徒以日月久近輕重其賞
故隨象進退漫不知何事者而差定之日予多則輒與賞
職之類或有不能者臺官置之不糾而以至典禮之終則
亦混參於賞職之中雖不即為除職既奉承傳則實是賞
職也承傳置簿積成卷軸驗會雖欲一一奉行開卷汙漫
無處下手其勢然也苟有宰相請囑則不得不行而承傳

則及置之豈以請囑重於承傳乎特以承傳多故難於取舍而至於如此事體不亦未安乎濫竽如是故人無所勸雖令不行矣下之人亦固有行私者矣然豈自以爲未出於正而不諫君上乎此所以盡善之道望於上身也若自上或有私累則朝廷更將做得甚事自上必無私累然後下皆觀感自不爲私雖如臣無狀者亦何敢有私乎如此則朝廷自正治體自立矣小官之言上闕失者自上或疑其沽直或疑其布揚君過或以爲渠亦不出於正也乎必須絕去是念平心察細則人之邪正亦可因此而知矣佞人則必以君心好惡逢迎焉善人則必以事理是非抗爭焉既逢迎也寧不遜于志既抗爭也寧不遜于心乎孰其遜志者而察焉就其遜心者而求之則人之邪正難逃矣傳曰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人固難知矣然即此觀之則蓋亦思亦半矣古人曰君仁則臣直直必有細諫之君然後爲臣者得以盡言蓋自恃其君必有以容之也以歷代觀之細諫之時則言者常多罪言之世則諫者必無勢所然也君

若不亡其誰肯諫而死哉諫而死者龍逢比干之外無人
焉耳臣下若言闕失欣然聽之翻然改之則尤有光於初
未嘗有過之時矣蓋初自無過則人以爲尋常及其聞過
而能改則人心聳動悅服皆欲來諫矣豈不尤有光於無
過之時乎且尤於爲善上之人豈能獨爲哉下無助則不
能矣下之所言如有可補治道者必加嘉獎使之鼓動則
衆善必集矣夫取人爲善其善無窮者堯舜亦然誰以此
爲上不足而下有餘哉用人者君德之次也若失於用人
則不善者滿朝矣有何可爲之幸乎自殿下即祚以後久
廢經筵群臣賢否何由知乎不知其賢否而但以私好惡
而用之則殿下之用捨不其謬乎大槩人君之於用人必
聽其言察其心先定汪渭然後用之則其見用者勉勵而
思奮其不見用者恐懼而省過故智者愚者皆效其力而
殿下則既無相接而知其賢否之時不知何所據而用舍
乎但昔在潛邸之日或有宮僚相接之時而所論不是治
道只是臨文講說而已則亦豈能盡知其爲人乎 祖宗

朝則頻接臣僚大內之中亦或引入奏事之際無間出入
故人之賢否克知灼見而今時則接臣下但在經筵而經
筵亦曠人之賢否無以知之若以好惡為之取舍則用人
安得以公平自上也不可不頻為引接也苟欲引接如此寒
節何必朝講不時各對無所不可矣且殿下自在潛邸聖
學高明何事虛文只可臨文講論治道且使之各盡所懷
則正是切實美事若此教適音釋豈足以補益高明乎因
泣下嗚咽不能語曰古人云欲法堯舜當法神祖小臣自
少蒙先王恩寵侍在經筵觀之則即位初年勤御經筵
一日再三無日不為此豈非殿下之所聞知者乎晚年遠
豫故未免作輟當其勤御之時也儒臣豈敢暫曠亦豈敢
一刻怠棄乎自先朝罕御經筵之後始有闕直之弊而
臣每一聞來不覺瞿然也其社先朝末年則不寧而廢
經筵今者臣亦知聖候之素弱矣然豈如先王遠豫之
日乎經筵不可不為之勤御也彼入直之官雖年少後佳
之人豈不聞知故事乎自上不御經筵故以馬閑漫之地

而如是為之只欲以罷職推考而祛其弊則必不可得矣
若勤御經筵而猶踵前習不但罷職推考而已雖重治亦
可也 先朝非但經筵真於公事裁決亦勤雖夜深之時
不廢出細宰相之家豈如此乎就宿之後則即廳雖持公
事到門不得言之者多矣而 先王則如是為時急之事
固其然矣雖不緊之事亦旋入而旋下今則公事未免遲
滯比雖目上氣弱而然憂勤之道不可不思也積而又積
則剖決之際亦難詳矣 王即位以來講筵久廢庶事裁決
亦怠雖臺諫啓辭每致移日乃下而或至祀辰王常居寢
內故雖官者輩亦不得進觀王嘗問官寺李鳳禎曰汝何能肥
大如此鳳禎對曰十臣在昔 先朝時則 先王長御公
事廳勤沃庶務故小臣常侍 左右畫不遑食夜不安眠
今則殿下魚出御 公事廳之時故小臣終日唯思夜亦安
卧身無勞苦之辜豈得不肥 大乎蓋以諷諭也 王曰闕直
事不但 玉堂講院亦然雖是不開筵之致弊是紀綱頽廢
之故也 元翼曰自上若勤御經筵重治闕直則紀綱亦自

立矣王曰公事遲滯事予固知之其勢不得不然祖宗朝則但入緊閑之事今則微細事皆入之以先朝而觀之如天使時則事務固多矣常時則豈如今日之多乎若緊急之事則今亦雖夜入之而先急後緩故不緊之事自至遲滯矣且速為裁決非難而古人亦有秉桴誤決之戒欲詳慎故如此矣啓禘當體念焉元翼曰祖宗朝事小臣亦豈不聞予今則該司一即官猶不為之事必煩天聽公事安得不煩乎祖宗朝則承旨類令人對問其可存雖相臣亦令人對議事故上下之情相通矣今者承旨如客而坐於外但為出納文書而已則事務之多固其所也若上下之相通則自上但當摠大綱而國家自治矣以治體言之人君固當不親細事也今則微細事亦入之教至為先當矣殿下若欲者事則此在殿下處置之中非在下者之所能為也且即位之初人皆欲言至於韋布亦能言之其所稱說豈盡可用豈盡無所補哉近日以來則朝廷之間未有以闕失問者殿下以為太平無事乎臣意以為所以無言者

非他特以向者言事之臣相結被斥故有所摧沮而然也
當持言事者豈所以活直也豈所以布揚君過也殿下若
焉聽納則皆是利國家之言而或廢棄之斥逐之以施詭
詭之色厭聞之下其誰肯盡言况人君有雷霆之威誰犯
顏色而使之盡言猶且恐懼而不敢自盡矣自古人君亦
或有震怒之時而風霆無竟日之怒故用於諫官者則用於
諫官置之經幄者則置之經幄所以人心悅服矣今之被
譴者不一其人若選收用使人聳動則教諫之士蔚然輩
出矣唯社殿下引導而已以私情之契言之天下治亂國家存
止只社公私而今者內而朝廷外而州郡公道滅而私意
起私意既起則無以維持而亂已隨之矣殿下若能公以
存心取舍人物剖決刑獄施為事務之際無一不出於公
則庶可以革弊矣蓋君心者萬化之源專攻雖似一漏然
不如是則無策矣必湏澄澈本源公明應接可也臣之所
以勸御經筵者人君每與儒臣士大夫講論治道則本源
自爾澄澈應接自爾公明而君德成就矣不然而常居大

內每與宮人同處則宮人之言豈是治道所言皆上悅聞
所事皆上欲為上雖高明安得不為其所抗棄乎見高處
史廉之太祖以雜術開國豈如我朝之以禮為國哉然其
言曰人君欲得臣民之心在於從諫遠譏而已此是五百
年精神氣脉也夫諫者以時政得失而為言故皆出於事
理之當然苟能聽之則群情悅服治效自著若譏言者自
斜徑暗昧而入不過為己之私言也或至信用則群情大
失無後可為矣從諫遠譏可謂至言以殿下常居大內故
啓之且臣所聞之言不敢不盡似開宮禁之間多有左道
之事著龜卜筮古人亦周用之今之所謂左道者豈與古
之所謂著龜卜筮者彷彿哉必痛絕之可也若拘於此則
事理不明終至於害道矣時上頗惑左道故命科舉鄭思倫
還俗僧李應斗等皆以推教進侍教禁門龜養優學允

有舉指一聽其言凶狗忌之設法官之不即移御亦用此

輩之言也至於手神安福之事靡所不為是時將有移

御之舉動而日行淫祀於新闢在鼓聲聞于外都民相與

語曰死為鬼神可飽御厨膳云

又啓小臣將不能供職而

今日得瞻天顏死亦何恨歎盡達所懷而氣急不能致更
進一言迨來朝廷但以簿書期會為務而保民之政置之
相忘守令責罰亦出於幹事而不出於保民此自上所當
留念者苟以保民為心一事一令皆出保民之心則斯民
可蒙實惠矣但自上居崇高之位安知凡百供奉皆責於
白屋村民迨來許多大禮之費秋毫莫非生民膏血若知
其然念念在茲則保民之心油然而生矣苟或不然澤不下
究民無生理則龍蛇赤子離合頌史實興為臣者不同豈
不可畏乎書曰顧畏于民嚴此之謂也 祖宗朝立經陳
紀非不至矣而經亂以後法壞弊生無以維持所謂守成
難於創業者正謂今時矣自上每以變舊章為難舊章固
可遵守也若弊生而不為更張則何異於膠柱乎必也隨
弊更張擇人授之然後方可無弊矣雖然其要則莫如頻
接臣僚問其便否而行之也又有一道不常用則傷財傷
財則害民害民則惡在保民乎迨來黃慎竭心力為之而

亦將不能支吾無復有可繼之道豈非可慮者乎嘗聞前
朝用度極煩而專責於戶部戶部之官至有歸逋者今者
地却空竭各司皆罄自上若不儉約則該司不得不責出
於民民安得不用哉以漢文紅腐之時猶且儉約而近日
則文具過侈改頃日亦以省浮費獻議蓋浮費不省則繼
用之道決非戶曹之所能也必須十分減省然後可責於
黃慎若如前朝逃走之時則雖黃慎亦將如之何哉小臣
氣力將不得行公之狀前已畧陳之矣今此首相之職萬
無堪任以此閔念沉病轉苦而自上以卧閣論道為教責
臣下當以其所能臣何敢論道前後擢用至於此極臣非
不石寧不感激思奮乎勢不得供仕即欲為呈辭而如是
遲遲者誠欲一覩天顏只俟經筵今既入侍退死何恨無
狀小臣衰朽至此自上有何私愛而只榮其身乎必以為
先朝舊臣有所期待而然也百人口中人之資為恩過效忠
正謂臣之今日也故以曾有所懷仰達天聽若賜採擇歸
死松楸亦無恨矣如不然則臣在職何補萬無供仕之理

唯願速遣臣職允所陳達勿以爲咎王曰今日見卿可謂
利見大人卿固病矣年紀不至衰耗勿爲吏辭勉輔國事
允翼曰以此爲教亦以爲文具也若以誠實即當下教曰
職則適之言則擇之可也若不得已而呈辭至於累度則
豈不未安乎臣所願者願殿下務實而已不特待小臣也
凡事皆務實則治道成矣願於今日蒙允且拜且言愈懇
不已王曰予意已諭勿爲固辭允翼曰適去老病舊臣亦
是治國之一體而不爲允許勢將不免文具退爲呈辭矣
王曰作事必謀始號牌一事當初問于他大臣而亦未嘗言及
外方之多弊矣前冬諫院力陳民生愁苦之狀更議于大
臣則大臣皆以爲可行故今持行之矣此後果無擾民之
事乎於卿意何如允翼曰言官所言亦慮騷擾不無所見
茅朝廷大臣與備邊司僉議停當已設廳局方爲刻牌而
以一言官所啓處有停罷則此後雖有號令民必不信機
聞所係實爲重大善爲節目則行之固當臣意士大夫先
爲佩持中外遠近次次定限佩持而如有弊端隨而變通

似合事宜。臣鄙世美曰：春坊僚屬，擇差累為傳教。為東宮輔養成就之道至矣。而銓曹無意奉行，未免為克。至以校書權知注擬，請自今極擇擬望。權所曰：己丑選。獄寃死之人，公論之定久矣。聖鑒亦已洞燭。而伸理一事，上年因言官啓，辭大臣處收議入啓，而尚無發落。人心齟齬，唯望陛下明旨。以答中外同然之衆心。○是夜雷電雨雹，狀如大豆。○辛巳，致院啓曰：冬月之雷，古人所戒。去夜雷電，不寧不令。變異非常，極為驚惧。自上宜側身修省，引咎求言。以答天譴。且今日祈監諸臣，賜宴賜樂，雖為廟闕重建之慶。而天變續警，逾張聲樂，事甚未妥。既設之宴，雖不可停。請寢聲樂，以示敬天譴災之意。答曰：天譴至此，子用兢惕。啓意當體念焉。○右議政李恒福啓曰：今日有宣醞之命。臣將與宴，夜間雷聲甚異，起而思之。十月之雷，雖與九月臘月之慶。古有差舛之說。陰極而陽棄，均為天災。則一也。古者以災異責免三公，代不一書。及臣以匪人久據高位，人非不悛。天乃示譴，此而不戡，誠恐不利於國。乞賜罷免。

改卜賢德以答輿望仍許勿與賜宴之列幸甚答曰不辟
忝位致有天譴深用兢惕若臨淵谷願卿勿為辭退更加
盡誠匡輔寡昧以回天意轉災為福賜宴處既令勿用樂
卿雖往恭何妨○壬午號牌廳啓曰號牌舉行事既已先
下矣前者佩持之期以十月初一日稟啓而期日已過今
當更定日限斟酌中外遠近京中士大夫則來十一月初
二日士庶以下則十五日中道以上則十二月初一日遠
道則十二月二十日丙次等佩持應行事目則一依當初
奉目着實舉行之意各道監司處叢馬行會何如答曰依
願相榻前所陳之意察而舉行○甲申司諫院啓曰吉州
乃北門巨鎮為任極重新牧使黃汝一性本弛緩前所益
歷別無可稱之才閑防重地不可付諸此人請命適差所
授賞加並改正答曰黃汝一乃體察使所薦姑為仍遣以
試其能不允○司憲府啓曰前頭移御之期只隔數日瑞
慈臺親臨試才之舉非但事勢窘迫頃日冬雷天警非常
此時親武禁苑恐有乖於修省之道二十日舉動請命停

止水原府使具恩稷非但年老病重不合治劇到任之後
自知難保凡百官事無意收拾使畿防重地日就無形若
不及今變通徒委於武夫之手則雖有防禦之虛名終無
保障之實效必至於棄地而後已具恩稷請命罷職其代
以文官中聲績最著者丁亥擇遣答曰觀武才非耽樂逸
豫之比實出於安不忘危之意雖行於遇災之日庸何傷
予勿為煩論水原府使文官擇遣事徐當叢落○乙酉傳
曰移御後百官甫拜三殿東宮往來時祈寒暑兩事甚難
便令禮官議處定式○司憲府啓瑞憲臺親臨停止事入
啓答曰已諭不允○司諫院啓吉州牧使黃汝一遶差事
答曰已諭不允○兩憲雷電○丙戌政院啓曰明日視事
取稟傳曰前頭連有大禮無暇開造過進臺呈後取稟○
司諫院啓吉州牧使黃汝一遶差事答曰不允○丁亥傳
曰移御後時御所守直諸事一依昌德宮昌慶宮衛將為
之或分守部將禁軍砲殺手軍士依法宮守衛牆外設堡
處並晝夜巡伏直守○禮曹以甫拜事回啓曰三殿相距

雖遠所當詣各庭甫拜下教如此實出體下之意而事係
新規不敢自下擅定上裁何如啓傳曰大妃殿東宮甫拜並令
行于大殿甫拜殿庭而使各殿司鑰臨時往受○禮曹啓
曰移御後設科事議于大臣則右議政沈判府事以馬上
教亦當上裁領議政病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上裁啓傳
曰依議施行○傳曰世子嘉禮後命婦陳賀自內行會禮
此亦職分情禮之所當然者也外命婦率皆不入事體埋沒
甚爲未妥此意政院知悉○司諫院啓曰君德修否宜見存經筵
而道曰大禮綢疊雖未暇連日開造移御之後豐呈之前
空日尚存久曠視事極爲未妥况頃日冬雷之警恐懼修
省之道尤在於引接臣僚請令政院依例取稟吉州牧使
黃汝一逾差事答曰依啓○戊子王御昌德宮頒教于中
外願議政李元翼呈辭不允批答○己丑司憲府啓曰王
世子冕而親迎禮莫重焉陪從官官至具公服而東西班
二品以上則乃以常服從行此雖曰禮文所載揆之情禮
似爲苟簡請命禮官吏議處置直宿禁苑事體至重命差

別將為日已久則為別將者所當整率軍卒待時入守而昨日自移御後後此別將不為入直開門後至請牌招緩緩來詣其驕蹇自便委棄職事之罪不可不懲當該別將請命拿詢答曰依禮○禮書曰憲府所啓傳教矣五禮儀親迎条稱二品以上以常服從行五禮儀所謂常服乃指黑團頤故該官不敢擅改依禮文磨鍊禮文一昨載似有其意而此為苟簡則當以朝服改磨鍊但既不見於禮文不敢以臆定請上裁施行○司憲府全教啓曰我國服色以黑衣服稱時服以紅衣服稱常服臣之意以常着紅衣服從盛禮似為未安啓請更議矣今見禮書回啓之辭臣等論事不察之失着矣請適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庚寅傳曰世子以冕服行禮宮官東西班二品以上並以朝服從行○侍講院啓曰有旨世子以冕服行禮宮官及東西班二品以上並以朝服從行矣宮官與百官有別依五禮儀以公服從行何如傳曰允○政院啓曰禮書即廳來言有旨東宮陪從二品以上以朝服為之矣大臣之意依五禮儀常服陪從為當云矣敢啓傳曰允○卒

卯王世子迎嬪禮成行同車宴丁時敏堂頌教教其文曰
王若曰二姓之好幸啓天作之祥六禮既成益隆國本之
慶茲需曠蕩之澤申誥渙汗之音念惟齋媯之初尤重達配
之典閔睢王始風化攸基媯泗觀刑彛倫乃叙湏寤寐乎
窈窕俾左右於元良乃以成均館典籍朴自興女朴氏為世
子嬪今十月二十四日已行親近禮毓自詩禮之名家素
有幽閑之淑德龜筮嚮吉想先靈之監臨宮壺騰譽仰慈
心之嘉悅是實宗社之福矣但父子之情宜與有萬姓
同惟用示予一人有喜頌教百官加如式於戲爰舉斯而
加彼庶更始之自今主堂永桃益播重輝重潤之頌教過
宥罪咸周並育並生之仁○壬辰傳曰世子親近日勝軒
懸戒之碑自上不為親教而後傳教官傳告明有祖宗
朝講定已行之禮昭載於寶鑑騰本中矣昨日行禮時承
旨不為傳告啓請親教使世子久跪似為未安今後如此
禮節政院預祭為之○司諫院啓曰臨御懸戒禮莫重焉
祖宗朝亦有講定已行之規傳教之官所當預祭俾無一

毫寬迫之事也。世子親迎時，醮戒之辭不為親教使傳教。官傳告者，昭載實錄而傳教官不能前期稟察，自上下問之後，乃以親教為請問對之際，使世子久跪其間，顛倒失儀。莫此為甚。請色承旨違差，都承旨推考，且取考禮曹儀注，則傳教一節亦不詳細。磨鍊鼓令失儀，請禮曹堂上推考。當該郎廳罷職，答曰：依啓色承旨禮曹郎廳，並推考堂上不須推考。○癸巳，答石議改李恒福辭職劄曰：省劄深用。瞿然。此時卿何又為是言乎？卿有大臣循國之羞，予亦倚毗如柱石矣。勿以末世浮議介意，更殫赤心，終始輔予。○司諫院連啓色承旨違差，都承旨推考禮曹郎廳罷職事。進呈之舉，宗出於慰悅。慈殿聖孝之至，無以加焉。第取見禮曹儀注，坐次則慈殿北壁，自上東壁內外命婦亦皆同。參以至尊坐於東壁，非徒禮甚苟簡，且豐呈之設。此乃內庭之宴，終日臨御，似為難便。別設御幕，至於行禮之時，入獻壽觴，恐或宜當。請令禮官更議定。奪答曰：依啓色承旨禮曹郎廳已為推考，休煩可矣。○以鄭文享為古

州牧使王問于體察使李恒福曰予聞鄭文學曾在壬辰
年間為北道守令成功出於武將之右多得人心今欲除
吉州牧使何如恒福以為可故有是命

文學嘗為北道評事與士儒李善造恠亂一道皆州賊文學與二三士儒夢

取忠義遂復鏡城諸邑誘鎮誅除叛民再敗倭賊於吉州

前後斬敵千餘人倭將遁歸而道時巡察使尹卓然惡其

抗已掩其功以罪聞由是賞不大行只陞三品職為永興

府使而已北土士民至今痛懷王知之故特議除焉文學

至吉州以病不職罷歸 ○甲午洛邊司啓曰本司即廳崔峴

以舟師旬管從事官下去兩南方為整飭海防諸務故今

防磨鍊稍有頭緒不意令者差授鏡城判官請崔峴判官

改差仍管舟師之務何如傳曰鏡城亦重地勿違 ○傳曰

進豐呈時自上以下進酌鄰次並為磨鍊於儀注中 ○傳

曰嘉禮事完後都監宣醞與否壬寅年前例考入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七

十一月朔丙申○庚子司憲府啓曰國家置經幄論思之官付一時公議其優待倚重之意實有所在近年以來世道日卑人心不古乍見些少利害便生謀身苟計臨事規避之習日以益甚識者之寒心久矣昨日兩司處置時王堂見在之官不為不多而率皆稱病終不得備負揆諸事體極為埋沒其中有相避在時推勢難進參者已矣至於無故稱病不進者則不可置而不論以長弊習請命罷職

答曰推考○吏曹啓曰水原府使以文官堂上中有將才者差送無防禦使事政院分付矣水原元係防禦重地況兼防禦使非該曹所敢例差可合之人令備邊司擬薦何如傳曰允○吏曹啓曰傳旨永興府使問于都體察使擇差矣體察使李恒福身病呈辭不為議薦敢啓傳曰都體察使雖呈告豈至於不能酬答乎更令議薦後政差出○以李慶全為同副承旨崔有源大司諫李惺執義鄭壹司諫朴顏賢掌令○辛丑傳曰內外宗室親親呈辭受由者

某品以上給馬前例考啓○司憲府連啓玉堂官罷職事
從之○壬寅傳曰 慈殿當於正月移御昌慶宮予不當
先移而重違群下之望又緣大婚之迫不得已來御矣今
者 慈殿將還御慶運宮而予獨留此非但問安等事多
有難便之節揆以事理極為未安來十八日奉 大妃殿一
特還移慶運宮歲末更為擇吉永移如各司文書除緊關者
外勿為搬運○癸卯進豐呈宴于通明殿○備邊司啓曰
本司乃廟堂謀猷之地故凡大小機務一一闕稟于大臣
而行稍涉緊重啓辭皆出於大臣規例如此諸堂上只叅
聞論議而已今者特任大臣並皆有故非但常時二六會
坐未得為之至於有傳教特急議處之事亦不得趨即回
啓軍國重事恐歸濡滯極為悶慮臣等待罪諸堂上之列
不知所處惶恐敢啓傳曰特急之務使即廳議勸于大臣
處俾無積滯之弊○史曹啓曰永興府使都體察使議薦
則都體察使李恒福病勢深重難為議薦云敢啓傳曰自
本曹擇擬○史曹判書鄭昌衍上劄辭職答曰劄辭具悉

安心調理待差以出○以吳億齡為刑曹判書鄭廣成典
翰○尚州進士宋光國等疏伏以三年通喪是乃天經地
義良性所發固非虛加雖以奴隸之賤知所自盡况於士
大夫乎况於篤學力行之人乎臣等竊謂前監司鄭經世
實一鄉之儀表今世之雋望也以如此之人而加奴隸所
不為之醜名悖情倒理萬萬不近事之冤枉寧有是也臣
等伏見諫院啓辭謂經世於裹服之中食肉近色云凡人
得謗莫不由於疑似而由其跡而察其情終不難於辨明
矣事之顛末相切者知之臣等於經世同鄉井也渠之暗
昧之狀臣等則知之臣等請言其一二經世於壬辰兵亂
之初奔竄於山谷間至六月初九日晚父服其翌日逼凶
賊來襲賊欲害其母經世以身翼蔽遂中矢肩背橫貫墜
落懸崖其母及弟同殞一刃經世於父喪柴毀之餘又遭
慘慟之變又罹鋒鏑之患金石為質理有銷鑠况於血肉
之軀哉委頓草次經數月始歇而瘡口未合羸形如削疾
病沉綿見者傷之而猶不敢違制食肉以圖苟活此不惟

一鄉所共知實流離之際萬目所共覩也十生九死之餘
東奔西播之日倡率義旅誓復深讐把截賊衝往往有斬
獲之功是年冬末軍餉遽乏將西見建義大將沈守慶為
告急計而自以持服之人雖不已於從軍而所經一路未
嘗一八官府蓋以飲食之際恐或官供不潔故也行到公
州患痘瘡危篤適其時知事尹燉流寓于州地愍其將死
議諸牧使羅級畧用肉汁於淖米中以救之此則正當病
劇非經世所知也僅俟病勢少差即時停止舁還本陣啓
辭斥經世食肉實因此事而發而若謂之無病食肉則豈
非僞虛而索響也至於近色之說尤無可據痘瘡為疾是
何等病也連喪漸敗是何等身也以藥藥罹棘之人而遇
厭厭絕息之日求之於事理人情質之於皇天后土其果
生念於衽席沾身於坑窞耶丁酉冬承督府分付催運糧
餉於嶺西其時偶一狎妓果有所聞而若其職名則實體
察從事也前後未嘗帶復讐召募之職則又安有着白衣
建白旗等事也差除之際該曹之文字可考巡募之時道

路之耳目未塗若加按覈虛實立判言之孟浪豈須多辨
臣等嘗與經世同避亂渠之起居飲食靡不知之處心行
事靡不知之果使溲於此數事一毫有犯則嫉惡之心人
性同然所當鳴孔門之鼓質阮籍之罪使污穢倫紀之人
不得容於孝理之下可也豈可內而欺吾心外而蔑公論
肆為誣罔之語以誤君父之聽乎移攻惡之典為訟寃之
舉斯然無是事矣嗚呼臺諫所論或出於風聞之誤自古
及今無實而被誣者何限伏願殿下下臣等此疏于廷臣
詢其虛實即使臣等之言毫髮不實請正臣等之罪以為
人臣徇私罔上之戒答曰疏辭具悉但為人辨誣之章疏
已成今時之弊習爾等退俟公議○甲辰政院答曰經亂
之後法宮新建殿下奉 慈殿移御受群臣朝賀衛士濟
觀臣民感喜 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慰悅於冥冥之中人
心所順天休自至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慶實在於此矣
不意今者伏覩脩忘之教以 慈殿將還慶運宮殿下獨
御此宮為未安又以問安等事多有難便為慮茲欲一特

奉還擇吉永移聖慮所及實出於大孝至誠之心凡在見
聞孰不感激第新闕臨御莫大舉措上告宗社下諭中
外曾未浹月旋即還移則群情疑訝有不暇論而揆以事
體亦甚未安况大妃殿永移之期不遠其間日子纔一
朔許耳問安等節豈無隨時可行之道乎請亟寢還移之
命臣等職在近密區區所懷不敢不達傳曰此事自前被
惱多矣姑容予裁定為之○司憲府啓曰法宮重建消吉
移御上告宗廟下諭八方中外臣民莫不運頌拭目喜
覩中興之盛事不意茲者遽下還移慶運宮之教瞻聆所
及舉皆相顧失色慈殿之還移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
而前頭慈殿永移新闕之期只隔一月其間自上問安
雖未盡晨夕之禮有時舉動亦可展聖上之誠孝竊聞
祖宗朝慈殿分御別宮之時亦多云列聖已行之規
何害於今日之取法乎請亟收還移之命莖諫體面與庶
官不同差除之際不可不詳慎昨日獻納逾命未下鈐曹
經先擬望至於八啓受點其不察之失在所難免請吏曹

堂上推考色卽廳罷職答曰遷移事自內叅酌為之勿用
煩論吏曹色卽廳推考○乙巳司諫院啓曰法宮新御舊
儀復覩經亂二十年始有今日中外拭目想望維新之治
茲者伏覩備忘記將於十八日奉 慈殿遷移慶運宮竊
念自上以獨留為未安問安為難便茲欲一時奉移雖出
於聖孝之無所不用其極而弗念人君一動一靜尚不可
輕况此臨御新闕舉措莫重上以告 宗廟下以諭八道
纒踰旬朔遽即改命則凡在聽聞孰不為之疑駭也哉且
慈殿永移之期只隔一朔則其間雖未盡晨昏之禮豈無
隨便問安以盡誠孝之道哉請寢遷移之命答曰自內叅
酌以定勿為煩論○右議政李恒福呈辭不允批答○司憲
府連啓新闕移御答曰已諭休煩○弘文館上劄曰人君
舉動必慎且重仰順天意俯循人心誠以一動一止所繫
非輕也國家中興法宮告成四殿同御群情胥悅臣隣并
賀拭目太平父老蹈舞喜生須臾今日之慶古所罕有其
所以答天心承先志而慰人望者可謂至矣移御之命遽

下此時衆心惶惑一向疑訝浮言胥動難以戶諭造次之間氣象頓異人心所在天意可知殿下舉動其可不慎起居 慈殿朝夕辰誠聖意所在孰不感激涕告 廟頌教舉措極重曾未決自旋即移御揆諸事理豈徒未安今此舉動決知不可 慈殿行宮況不至久其間日子經月而已問安等節隨時可行而兩殿分御亦有舊事聖上誠孝豈有未至伏願聖明亟收移御慶運宮之命答曰自內參酌以定勿為煩論○丙午兵曹以受由給馬事回啓法典內大君外無宗室給馬之規故前日給馬規例書啓之時宗室則不為書啓矣內宗親秩高者宗親中功臣者特命給馬云本曹無他謄錄可據敢啓傳曰知道○兩司連啓丞寢遷移之命不從○丁未兩司連啓丞寢遷移之命不從○弘文館連劄請勿遷移不從○戊申政院啓曰進豐呈儀註有曰女伶陳樂於殿庭又曰典賓設拜位王世子殿庭道東又曰王大妃及殿下王妃儀仗於殿庭東西云小註曰內庭只入織扇云大內處所自外雖未敢詳知而

其稱殿庭則同是內殿前庭儀註措語恐未詳盡昨日儀仗陳列於集瑞門外令禮兵曹郎廳坐於門外考察雜人該郎聞內官催入大妃殿儀仗之語仍為入之內門之內雖非外司所敢知大妃殿儀仗既入而還出極為未安不能前期定奪以致顛倒禮兵曹次知郎廳及次知禮貌官請並推考傳曰允○司憲府司諫院連啓請勿遷移答曰予素有畏寒之病日氣極嚴之特則不得出入而慈殿正月移御則其間不可廢問安之禮况予仍在法宮而慈殿獨還揆以事理未安甚矣法宮既已移御至行大禮一箇月往還有何所妨勿為拘束可也○司諫院啓曰科舉國之重事而場屋不嚴外方尤甚頃日慶尚右道文科初試時入場舉子曰賓貢之事齊訴于試官試官初不能善處使之鎮定而經先開門任其出去若干或有在庭者曰令製述初場收券僅至七八度及其中場之日間問招集有同募八能文有識之士幾至散去而掩置不聞曰為出榜此近古所無之事也允在見聞莫不駭愕請其

時試官並命先罷後推荅曰依啓○已酉傳曰三司論啓
不已十八日還御為難來二十四日奉大妃殿一時還
移歲末永移吉日今日官擇啓○辛亥脩邊司啓曰去九
月三十日朝講特進官朴東亮所啓南方舟師虛踈宜別
遣人使之巡歷整飭邊脩傳曰南方舟師邊脩可遣官巡
飭矣竊念自數年以來南警稍息海防諸務頗似弛廢議
者之憂此久矣上年秋冬間本司別為建請料理措置而
只緣朝家事勢不得專意於邊事軍兵半歸於上番貢物
還設於沿海雖欲大段着力於舟師依舊復設而其勢未
由然而邊備之重不可不另行檢飭故本司即廳崔峴下
送西南使之往來巡檢悉心料理崔峴終年在彼採訪邊
情其所規畫稍有頭緒若其實效之成就當在於明年故
本司之意欲令崔峴仍為竣事移授鏡城判官之後其代
尚未差出今雖別遣使命而若不遵做崔峴所規畫之事
則前頭號令或至相背邊情眩於奉行有害無益此甚可
慮文官中極擇有計慮盡心國事之人急速差出以為崔

現之代且送巡檢使仇崔現未及措處之事有所完結似
為宜當敢啓傳曰崔現鏡城判官通憲使之仍察前管之
任○備邊司啓曰本司時任大臣並皆有故仇時急議處
之事未得回啓矣今此水原府使仁同府使議薦之事不
得磨勘於大臣請令吏曹極擇差出而無防禦使一款則
待大臣出仕後自本司議啓為便敢啓傳曰仇水原府使
以姜弘立差遣使無防禦使之任○禮曹啓曰本曹公事
無論大小動關國體必經大臣議處况此倭人接待最為
重大亂後歲遣舡今始出來接應事例此是初頭前後狀
啓逐日旁午難從之事難答之請不一而足欲守法不從
則彼必百端捭闔必欲遂計爭辨之際不無失權之慮欲
稱副其愆則非但今時物力難支抑恐後日規例遂成酌
量彼此事勢毋失機宜所係極重且緊該曹不敢擅斷而
特任大臣適皆有故雖有收議之命不為敵議因此未免稽
遲則客人留館日期漸退國家糜費不小極為悶慮請令
廟堂凡有本曹議處公事剴即勘定于大臣俾無踈誤遲

滯之患惶恐敢啓傳曰依啓○時有迎 勅親行之禮藥
房啓曰近來天時不調閭閻感傷者甚多夜來而雪之
後風寒峭緊人不能當明日郊外舉動決難為之設或風
勢小定必寒凜異常自工久處深宮卒然觸犯必致傷損
迎 勅大禮雖不可廢而闕庭迎拜亦足展事上之誠請
停郊迎之禮臣等不勝區區憂慮惶恐敢啓 答曰大禮不
可苟簡為之稍晚出宮何至傷損乎茲未從之○兩司啓
曰移御之命一下三司交章累日天聽邈然一向牢拒臣
等竊惑焉自上追成先志克復舊基中外臣民莫不延頸
拭目喜觀中興之盛事遷移之教遽出於旬日之間瞻聆
所及舉皆相顧失色 慈殿遷移雖出於事勢之不得已
而前頭 慈殿永移新聞之期只隔一月其間問安之節
雖未盡晨夕之禮有時舉動亦可展誠孝之道況此莫重
之舉不詢於外庭而獨決於宮中非但有後來無窮之弊
國家之興衰人心之離合實係於此可不惧哉臣等竊聞
祖宗朝 慈殿分御別宮之時亦多去 列聖已行之規

何害於今日之取法乎請亟賜一俞荅曰予已參酌裁定
毋庸太煩○原任大臣沈喜壽率二品以上六曹堂上啓
曰三司以遷移慶運宮之命為過舉論之方力而自上執
之高堅臣等雖未能測度聖慮之萬一而抑容有更加睿
思者不得不以群情之未盡達者仰籲焉國家披草萊立
朝廷處閭閻為宮闕不似王宮模稜者久矣在法宮未成
之前不得已姑為臨御之所而在法宮既成之後則不過
為草草一行殿耳何可一日舍此而御彼以曠其棹清端
拱之所裁數十年餘新御法宮廉陞始尊內外有截臣民
聳喜父老改觀何幸重逢太平故事而曾未數旬遽下茲
命人心疑惑固其所也蓋自移御法宮之前閭閻間一種
浪說以為聖上必不久而遷移慶運有識者聞之以事裡
懸新曰必無是事不意今者適與其浪說相符豈非不幸
之甚者乎竭一國之力經五載乃成其勞民傷財極矣而
猶且不已者只以臨御為急故耳而如或旋御旋移若無
常所者然何得名為法宮而祖宗所慰悅者何在臣民

所仰望者何事歟臣等伏覩前後聖教皆以慈殿各處起居難便為慮誠孝至此孰不感激而弗揆諸事理則有不然者自祖宗朝各宮分御之時不為不多而至於丙辰丁巳數年之間文定王后移住昌慶宮而明廟方御景福宮有時往來問安視膳而還臣等或有目覩者比非今日聖上所可法乎大抵人主舉動興士大夫不同宮庭之孝雖出於無所不用其極而豈得常守晨昏之奉以廢萬機之庶務乎況慈殿之還移昌慶在於歲後則其間日子不過一朝許何患定省之久曠乎且自上以慈殿之故而有此舉措則慈殿必有所不安於心慈殿不安於心則聖上亦豈能安於心乎自上何不念及於此乎傳曰發於情止乎禮義若於聖念所發之際少抑至情而觀理之是非則不待臣等之言而必有所裁處矣請加三思亟寢成命答曰省啓深用駭嘆若係于國家大事則自古或有迂爭之時奉大妃殿一箇月往還有何妨乎卿等之論過矣如此艱虞之日勿為煩擾之舉使予極寒

前往還可矣○壬子兩司合啓請勿遷移不從○回還使

臣李順慶等奉 勅來王出迎于西郊 先是全羅監司尹

暉等哨獲 天朝遺風敗船併係福邊興化寺處人共三

十二名順付使臣解還故 皇帝降勅獎諭賜銀段紵絰

表東並賜賚巡海負役等有差○癸丑戶曹判書黃慎上

疏辭職答曰省疏具悉情事卿久勞于劇務疾病之來固

其所也但今度支之任非卿不可况復對馬歲遣舡接應

規畫必須諳練之才茲用煩卿仍管雖有未差之症可調

理以行魚濟公私○原任大臣沈喜壽等啓曰臣等敢將

盈庭合司之懇以達舉國共公之論天聽邈然聖批嚴峻

臣等駭首惶頂若無所容國家不幸遭無前之變行宮草

草權設於閭閻非但卑湫狹狹此實凶賦在陣屯據之所

先王嘗下教曰此處不忍久居舊宮城內雖畧構草家欲

為移寓昔衛君姜舍于漕維草屋何妨 先王不欲久居

行宮之意至於如此至今思之孰不悲慟經營未久弓鉞

遽遺至聖上乃能重建法宮使未死臣民得以重覩禮清

禮清

輪輿之盛聖工適追之孝重恢之烈真可以有光於先
王有諱於祖宗端臨受賀之日中外臣民拭目聳觀
淚相慶太平之基始於今日自聞遷移之命無不驚駭失
色莫究所以人心如此天意可知昨日聖批以為此非係
干國家大事而廷爭瀆擾為臣等之罪臣等之惑滋甚焉
人君以八方為一家我國宮闈均為京城咫尺之地在此
在彼無所不可平時或曰有故或因疾患隨便移御不甚
重大而今者革陋就淨四殿移御此何等大事而旬月之
間旋移旋還上告宗廟而不念下諭八方而不恤三司
論之而不顧舉朝爭之而不聽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機
皆係於此臣等區區之意今日國家大事無過於此仍念
行宮內外各司皆是閭家移御之後或撤毀無餘或舊主
還入今若遷移則不得不更黜復居之舊主另起修葺之
新役當此嚴寒怨咨盈路此亦非細事而有不暇計蓋自
移御之前閭巷間相語之說咸以為不久遷移及聞此命
又咸以為遷移之後則必不更御法宮夫以常情論之則

竭一國財力重建新闕擇吉臨御似無遷移之慮設或遷
移不過為 慈殿一月間耳必無永還之理而無識不根
之說若是喧傳前說偶然相符此後烏得無疑使室蚩之
氓有以測度聖上之淺深豈非未安之甚乎 慈殿還移
若曰拘忌則在聖上雖出於不得已而永移之期只在歲
後則其間月餘時或往來問安豈至於久曠又何有難便
乎請加三思亟寢成命荅曰此非無端還移慶運宮之舉
也予不幸素有寒疾冬月出入甚難而况平時則既有景
福宮故 慈殿或有分御之時而今則 慈殿以不得已
之故還移偏巷而予獨留御法宮果有安乎不可與古事
一槩論之也姑為奉還歲末永移少無所妨宜知予意勿
用煩言○兩司連啓前事不從○司諫院啓曰海義縣監
金聲發往在戊申年賦臣柳永慶構陷鄭仁弘之日以說
書八直春坊與上番柳永謹入達之辭有仁弘誣陷之狀
聖明洞燭公論激發罪人斯得已示寬黜之典舉國臣民
莫不稱快等語其附會凶徒謀陷正人之狀昭不可掩而

閉藏情跡尚保名位不可以事在既往而不論請命罷職
不叙答曰依啓○甲寅兩司合啓請勿還移不從○傳曰
世子出閣禮 祖宗朝已行前例及應行禮節並考出以
啓○兵曹啓曰崇禮門自上迎 詔勅正門也門之左右石
面無賴人阜榜亂書朱墨縱橫所見極為駭愕同門守門
將推考重治南部官負率近處坊內人即日淨洗今後如
前雜書者使坊內分守人及守門將登時捕捉因禁詰問
以誤毀制書律從重科斷勿棟赦前如或知而不告守門
將及分守人以其律罪之並捧承傳施行何如傳曰允○
領議政李元翼四度呈辭不允批答○乙卯政院啓曰二
十一日朝參已為命下係是朝家大禮三公適啓有頃何
以為之敢稟傳曰退行○兵曹啓曰近來經費浩汗軍需
已至罄竭只餘封不動九十二同以待國家不時之用不
可每每啓請出用而今月月俸所未支給者將至四十同
庫無一疋遺儲無路應副而諸上司則不計如此竭乏之
狀日日催督甚至提問下吏難以支堪今當審價布亦已

幾盡上納未納各官雖甚零星不得已隨捧隨給矣傳曰知道○合啓連啓請勿還移不從○弘文館工劄請勿還移不從○丙辰內醫院啓曰以東醫實鑑分送下三道使之刊刻事會已啓下移文各道日月已久而卷秩甚多功後不資故各處頃報及狀啓前後非一然猶申飭各道整備材料歲後即為分刊矣目念此書與他冊有異小註分行字數細密刊刻甚難藥名病方小有差誤則關係性命既無本冊只以寫出一件翻刻更無憑准之路今若付之外方則非但玩揭稽違完畢無期抑恐舛錯訛謬終為無用一本臣等為是之慮更為高量則自本院別為設局以活字印出醫官監校如頃日醫書印出時例則事必易就而又無訛誤之慮矣第以該司物力為難竊計一朔該用料布則米太并十八石木二十餘疋不過一年之後通計不至大段而只令該司獨辦則亦恐不易下三道業已措備材料量出應入木布各自輸送以助京局則彼此公私俱為便宜臣等百爾思之此計最優敢此仰稟傳曰依啓

○傳曰景福宮未重建前慶運宮當為一雜宮其各司所設處固當依舊例仍設以待勿為撤毀使之還為修葺事言于各該司○兩司合啓請勿還移答曰此非永移慶運之舉也只一箇月往還耳有何所妨而煩擾至此乎移御已迫毋庸更煩○司諫院啓曰近來國家多事機務浩繁而三公俱不在位廟堂規畫處決之事久未舉行置諸相忘之域識者之寒心極矣日今倭使在境需索日至咸遣之缸其數極多几于責應酬答之事所當急急講定俾無後日之悔而脩苟諸臣袖手度日無意舉論終置國事於何地請令本司堂上會同商議速為別擇處置且道內料度號令之事專在於方伯而新監司宋英耆尚未赴任請令該曹數日內催促叢送頃日冬至賀禮時王世子纔雜拜位百官尚在班列而承旨史官高張兩傘公然過庭在位之人莫不駭恠豈止尋常推考以懲其罪請勿留難亟命罷職殺主之賊人所共誅不可一日容貸於覆載之間頃日罪人乞還既已承服而義禁府托以無時任大臣掩置

累翔不為更稟使極惡之人假息於旬月之間聞者莫不
駭愕請本府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亟令博考前例稟定
委官使之按律正刑答曰依啓承旨史官事已諭不允禁
府郎廳推考○戶曹判書黃慎再上劄辭職答曰再省陳
疏具悉卿懇宜遵前旨調理察職勿為更辭○丁巳禮曹
以世子出閣禮 祖宗朝已行前例並考出事回啓曰五
禮儀婚禮無出閣節次王子君及翁主婚禮時有出閣而
本曹則擇日入啓而已別無應行禮節稱以出閣者似是
出就外弟之意也今此王世子嘉禮與此有異考之各朝
實錄瞻本亦無現出處然依王子君婚禮之例別為擇日
乎 祖宗朝例更為詳考實錄予敢稟傳曰世子出閣自
古有之詳考實錄以啓○兩司合啓請勿遷移 王堂連
上劄答曰 慈殿獨還舊御之所揆以情事予不可不奉
還過了一箇月即當遷移此關勿用煩執○領議政李元
翼五度呈辭答曰謂卿力疾直濟國事庶幾之望祇切於
共貞辭章五至牢讓愈深予甚缺然無以為懷勉意強起

母終棄寡昧○戊午傳曰 大妃殿二十五日先移慶運宮諸事預脩○傳曰二十六日親詣慶運宮 大妃殿問安諸事預脩 慈殿還移時左副承旨進去侍衛○傳曰 仁望闕禮及陳賀等禮所當趨早行之此意言于禮官○傳曰大造殿西月廊門以金華東宮北別堂以思敬定彌與前日啓下挹翠門扁額並速為揭懸○右議政李恒福四度呈辭荅曰大臣循國之義與庶官不同昨為股肱心腹以共邦家休戚一身去就亦不得自由矣况事有大小持有緩急目今國事艱虞如水益深眇予一人孤居于上雖欲利涉浩不知其津涯脩邊諸臣袖手度日南方規畫北鄙控制率皆拋擲此時大臣徒依退藏之計及其邦國之阽危何可曰在家不知予以卿恢廓之量忠勤之志亦未免見動於浮議予甚缺然卿宜諒察事之大小時之緩急勿以小嫌介意唯以安社稷為悅幡然而出用紓予憂○兩司連啓請勿還移荅曰三司論執不已 慈殿不可不先移故數日內 慈殿先移矣予當隨後還移尤無所妨

宜知此意毋庸強爭○司憲府啓曰殿廷之內刃傷衛卒
此實近古所無之變而為該曹者初不能嚴禁雜人殺令
亂入變出之後亦不能趁時捕投以正其罪不職甚矣請
兵曹堂上推考色郎廳罷職使之另加措捕明示典刑香
室乃典守香祝至嚴至重之地不可一刻離直而昨日香
室入直之負無端闕直極為駭愕請命罷職答曰依啓兵
曹色郎廳推考○以柳希奮為右叅贊趙挺大司憲○已
未傳曰慶尚監司宋英耆引見○政院啓曰 慈殿移御
時左副承旨侍衛事命下而左副承旨尹賜令陞右承旨
仍為侍衛乎取稟傳曰仍為侍衛○王御宣政殿引見慶
尚監司宋英耆考左承旨鄭晳假注書權履記事官李敬輿
申得淵入侍 王謂宋英耆曰卿今將下去嶺南而倭使恒
留境上接待之事必須用意為之使不生事且開市之際
我國奸巧之徒興利出入大小事無不瀆通前日東萊府
使下去時亦以此事言之矣必有現告之人卿宜一一因
禁啓聞治罪英耆曰恒留倭使自然接應矣今若歲遣舡

出來渠引古例為辭我國物力凋殘每以古例為難凡物
貨之價與古相異古則三十艘三萬餘疋而今則第一艘
至於五百餘同臣未赴任未能詳知第在此料之則以我
國物力凋殘決難支當宜以此意開論本價如前定之勿
為更改當矣但事情相通極可痛憤必嚴立科條若得實
狀敢不啓達治罪王曰歲遣艘出來第一艘至用五百同
乎英考曰第一艘乃島主之艘其價比他稍優云然寧至
於五百同乎臣必到境酌量為之且彼之所願雖不可牢
拒必自朝廷酌量減定然後乃可王曰平時則幾何耶英
考曰如平時則角弓之價不多而今則其價倍高大槩物
價固有低昂外國之事則必預一定可也豈可同時低昂
乎王曰兩南舟師事自先朝致力近來解弛尤甚以壬
辰年觀之多以水戰得利卿宜盡心為之英考曰舟師事
臣曾為體察從事往來故臣詳知之一艘格軍一百二十
名十艘則當八一千二百名國法則必以水軍為之而亂
離之後以鮑作漢營下軍為之者居多焉必交叅水軍然

後可以有為矣頃見崔暉則曰今年則參半為之臣時
未知其詳當徒見而酌量啓聞為之平時受圖書只有玄
蘇而今則賞職者皆欲受之平時歲遣舡留日有限過期
則必還令則不然此是巨患矣王曰倭使恒留彼處戰舡
等物另為修整無示殘弱矣考曰軍之老殘者是皆以持
價布而雇立者故未免虛踈平時則猶可也今則尤不可
苟充臣當徒見而量為之王曰更加盡心職事曰賜酒又
賜耳掩○兩司合啓請寢還移之命答曰已諭休煩○領
議政李元翼上劄曰臣既退伏不常干預於朝家之事而
值國家大舉措不敢終嘿以負君父國家兵亂之後草草
立朝廷於閭閻湫陋之中法宮告成天日重臨中外臣民
欣欣相慶中興之基業自今伊始曾未旬朔遽有還移之
命朝野凶凶莫知端倪群情渙散景象蕭索人心所在天
意可知自古人君安有外人心天意而能為國乎近日三
司之論迂臣之啓前後纒纒備盡曲折臣不敢復為贅辭
以瀆清聽殿下一移之後畢竟事勢大謬方始有悔願殿

下早賜察納荅曰省疏用喜卿愛君之至懇但予非有他
意此處房室不宜於冬寒而予素有疾病 慈殿有還移
之舉故茲欲暫移舊居之所過了嚴冬還為來御耳事情
如此卿知悉○弘文館連劄請勿移御不從○庚申大妃
還移慶運宮○判中樞府事沈喜壽等二品以上迂請勿
為還移事荅曰予意前已盡論○辛酉是日王將問安于
慶運宮令世子隨駕嚴鼓再下正言鄭蘊啓曰近日合啓
之事非一人之論也乃三司之論也非三司之論也乃稟朝
之論也非舉朝之論也乃一國共公之論也 自上一向牢
拒久閔俞音此由臣告君之辭未達格君之誠 未至使
聖上未免有拒諫之失臣之罪戾萬死難宥臣非不知不
得其言則去之之義而猶且嗷嗷不已者誠以愛君之誠
不能自己不得不盡其說焉今日問安之行在人子所不
可已之事而下民喧傳此必仍留不還之意也臣聞之初
不暇恠之而付之一笑矣及見禮曹啓辭 慈殿之永移
雖曰只隔一月而王世子祇送之禮揆之情理未為不可

而自上命止之常時舉動非係緊重則別無隨駕之例而
自上特命隨駕臣始不能無惑曰小民喧傳之說必是此
等語傳播也雖然豈有是哉豈有是哉三司論之大臣諍
之而不有公議抑而行之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豈我聖
上之德而創造無前之事乎臣之疑萬不一及於此而不
根之說濫及於是者是亦不幸之甚者也以下民至愚之
心而敢測聖上淵默之衷是孰使之然哉臣之愚意以為
舍橋乘舡似不是固爭之事而古人猶欲以頸血濺地况
今茲之舉閱國家盛衰係民心離合官以諫為名者其可
不爭之以死而為焉塞責而已乎設或不幸今日仍留慶
運之說果符於下民之臆度則臣當攀輦血頭牽裾泣諫
死於國門之外是臣之意也而昨見憲府及同儕簡通欲
於今日停啓再三通諭而臣之偏滯之性不能變通苟同
致令憲府先有避嫌之議臣不可強執已見覲然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答曰勿辭○大司憲趙挺執義李惺掌令朴
顏賢持平朴鼎吉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忝居言地今日合之

事誠一國共公之論所當終始力爭以回天意而徒知相持之為未安不思直截之為得體昨日完席中遽裝停止之論至出簡通於諫院其罷軟不職之罪大矣不可靦然仍冒請命罷斥臣等之職荅曰勿辭○大司諫李好信正言李景顏同辭司避荅曰勿辭皆退待○以領議政李元翼六度呈辭右議政李恒福五度呈辭傳曰遣承旨敦諭出仕○論議政府領議政李元翼右議政李恒福曰國事多難機務日滯此時大臣引入不出予固知收濟卿宜體予前後至意亟出勉輔故諭○傳于義禁府曰弑主之賊人所共誅不可一日容貸於覆載之間頃日罪人免還既已承服而義禁府諉以無時任大臣淹置累朝不為更稟使極惡之人假息於旬月間聞者莫不駭愕傳考前例稟定委官使之按律正刑禁府回啓曰常時三省之獄委官自政院取稟例也而今此罪人免還則本府啓請三省而三公皆為有故故自上傳教委官以原任大臣為之有古例乎仍令考啓故本府取考騰錄則原任大臣進參無例以

此回啓則傳旨待右相出仕後為之矣臣亦非不知省獄
罪人不可一刻遲延而傳教非但如此委官取稟自有其
地雖知重獄淹滯之為極未安而不敢有所擅稟矣傳曰
待議政出仕後為之○弘文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
曰依啓正言鄭蘊逾差○傳曰今此遷移之舉實出於不
得已也歲末永移事前後下教反覆丁寧而前正言鄭蘊
乃敢以無理不根之說瀆擾於舉動之日其不識事體縱
恣無忌之狀極為駭愕不可仍在從班為先補外○傳曰
臺諫為人君耳目主一時公論所當擇差而近來銓曹惟
循私情苟充條擬已為寒心况此鄭蘊予不知何許人而
觀其啓辭則不過一浮妄喜事之人也以如此之人薦用
於言官以致生事朝走左極痛厥吏曹堂上推考色郎廳
先罷後推○政院啓曰兩司雖廢置而日將昏黑勢難舉
動何以為之傳曰勿為○壬戌政院啓曰諫官為職責在
盡言前正言鄭蘊徒知不諱之為盡職而不知途聽之不
可信以致措語失當然豈有他意於其間乎嚴謹既加於

其身責罰又及於銓曹諫官之言雖或過中而人主之量
實貴優容以言獲罪決非聖世之美事臣等竊恐任言責
者從此緘口而居銓曹者必擇軟熟之人以充言地則循
默成風國事日非矣况玉堂公論所在既請出仕而特命
適差又下補外之教恐非所以重公論之意而將來之弊
有不可勝言伏望少審雷運丞收成命荅曰啓辭具悉此
非以進言而罪之也鄭蘊敢以下民不根之說瀆擾無忌
予欲鞫問其言根出處按律定罪而以言官故只命補外
銓曹以如此浮妄之人苟充擬差雖免責罰不可還收速
捧承傳○大司憲趙挺執義李惺掌令朴顏賢持平朴鼎
吉啓曰臺諫以言為責隨事直請終始力爭者乃其職分
也鄭蘊盡其職分而反被嚴譴臣等疲軟不職而尚且仍
冒竊恐言官風采自臣等消落也臣等雖極無恥何敢不
卹國言強顏就職有若無罪者然我請賜罷斥荅曰勿辭
○大司諫李好信正言李景顏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
言地一國所爭之論不能終始堅執以回天聽疲軟之罪

在所難免况鄭蘊以盡言不諱反被嚴譴而臣等以疲軟
不職之人豈有偃然仍冒之理乎荅曰勿辭○弘文館上
劄曰大司憲趙挺執義李惺掌令朴顏賢持平朴鼎吉大
司諫李好信正言李景顏並引嫌而退請勿移御慶運實
奉國共公之論而過一朔還臨法宮既有聖批之丁寧則
以相持為未安者亦有意見故昨請出仕矣今乃不安於
就職只曰鄭蘊之被譴而別無可避之嫌請大司憲趙挺
執義李惺掌令朴顏賢持平朴鼎吉大司諫李好信正言
李景顏並命出仕荅曰依啓○領議政李德馨上劄辭職
○遣承旨諭議政府領議政李德馨曰國事多艱機務日
滯此時大臣引入不出予罔知收濟鄉之親病想今已差
卿宜體予前後至意速為出來勉輔寡昧故諭○傳曰鏡
城判官李峻廼差以前正言鄭蘊差送○弘文館劄曰鄭
蘊之為人淺深雖不敢知而益新自下土來不識朝廷之
體唯思盡言欲不負職名者耳至於問安 慈殿仍留慶
運萬不近似匹夫決不為此事渠豈敢謂殿下為此舉措

也只以下民臆度無理之說有如是者故若曰設有是事則臣當如是去之不過據途聽極言冀動聖聽耳其言是則固當容之其言妄則置之而已何可遽加譴責以示不廣臣等愛君之誠不容含默伏願聖明亟恢包容之量還收逾差補外之命答曰世子祗送事既不現出於禮文而慈殿獨還舊御之所世子問安之禮不可不為而鄭蘊身居言地生疑於不常疑之事撥拾閭閻悖妄無理之說嘗誅予意欲沽直名其情狀極為可駭所當鞫問言根出處而渠曾帶諫職之人今姑優容施用輕典勿為煩論○兵曹啓曰上番軍士侵虐之弊日甚一日到防役事則平時所無之事近來益苦二十五日點考後軍士等尋討寄寓之家措脩朝夕之糧整頓弓箭種種事為非數日內可了而點考即時諸處分定晝夜苦役及到初一日直守闕下雖使識理士大夫當之其勢難堪迷劣軍士千里遠來無一日脩糧之暇安得不怨苦今者祭器都監啓請除出一千二百名出送于一宿之地負運炭石京中使喚已極未

安豈可出送於外處乎非但軍士之怨苦浚弊亦不可不慮自今後剝防軍士五日內三日勿役城外遠處役事一切勿許定送仰遵 祖宗舊制捧承傳申明何如傳曰允

○脩邊司啓曰該官分職各有主者禮曹掌邦禮有三司其一典客司蓋指交隣而言也至於本司則其在平時本不干預於此等機務近來事甚於前凡有難斷之事各司必欲推諉於本司非舊例也今者時任大臣並皆有故不得為坐起之意再次陳達以此禮曹前後公事未得覆啓竊念接待客使一日為急若其難處之事則大臣雖在家亦有收議之例禮曹啓請收議赴即裁決恐不可已臣等目見國事日急不敢不達傳曰依啓○傳曰全羅咸鏡平安等道冬至封進馬匹皆體小駑劣不合享上之儀三道監司並推考江原監司申湜敢以賸馬苟充享上之儀不敬甚矣先罷浚推○傳曰連有國忘來三十日 大妃殿問安諸事預脩○以申欽為無知春秋館事同知經筵成均館事藝文官提學柳寅吉大司成崔東式司諫朴弘道

正言○癸亥大司憲趙挺執義李惺掌令朴顏賢持平朴
鼎吉啓曰臣等身為言官既不能盡其職分而徒以避嫌
一事仰煩天聽至再至三瀆擾之罪萬死難贖緣臣罷軟
之論盡言之諫官反被補外之嚴譴聖德之虧損公議之
沮遏皆是臣等之罪也臣等雖極無狀稍有知識何敢排
正士萬公論復立於言官之列乎玉堂之強請出仕實未
曉其意也以此以彼決無就職之理請亟命罷斥臣等之
職○大司諫李好信正言李景顏啓曰同僚則以直截而
被譴臣等則以罷軟而獨免古今天下寧有是理乎玉堂
雖強請出仕不職之罪猶夫前也決不可偃然就職請亟
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兩司過矣古之所謂直言者直舉
實有而難言之事盡諫而不諱之謂也節蘊則不然敢將
問巷間無知不根悖慢之語鼓動而詰問之古今其有如
此諫官乎兩司為此久不就職予未知其意也曠日相持
未安故依啓○政院啓曰兩司避嫌以罷斥為辭而批答
依啓捧傳旨以罷斥捧之乎取稟傳曰逾差○彌牌廳啓

曰廳啓辭彌牌舉行既已先下矣前者佩持之期以十月
初一日稟啓而期日已過今當更定日限斟酌中外遠近
京中士大夫則來十一月初一日士庶以下十五日中道
以上十二月初一日遠道則十二月二十日內次第佩持
應行節目則一依當初事目着實奉行之意各道觀察使
處畿馬行會何如荅曰更議于大臣實定期限矣京中士
大夫則十二月初一日為先佩持外方監兵水使守令邊
將他如時散官則壬子正月初一日為先佩持敢啓傳曰
彌牌佩持寬限之意前日榻前領相啓之矣今宜百官以
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佩持外方亦次次退定○領議政
李元翼上疏多事之時相府久空至遣近臣臨門教諭臣
非木石又安得不驚懼奮叢思所以仰塞聖意第臣之病
狀已盡於前後之章疏今不敢纓纓陳瀆凡人之盛年進
疾雖甚危劇不死則可以易蘇今臣年漸老耄氣漸衰朽
諸疾乘虛叢作而心火眩暈為尤重食飲減少肢體萎枯
行動無力卧不思起一年甚於一年日就柴敗如水之就

下而不復迴也臣自念陳力就列決非所堪而忍死受病
一詣闕下猶可為也故日前造朝陳情乞免寔出血誠非
由外假而旋出旋入亦涉不恭悚慄一念今猶耿耿茲者
又有特旨之下而疾病筋力萬不可支終不得奔走承命
無人臣禮罪無所逃席藁伏地祗俟斧鉞荅曰省疏深用
憂慮卿病若有一分可出之勢豈忍欺予而為此說乎但
聞愷惓神所勞矣過了冬節若遇陽春卿病必小差矣其
間不過一箇月宜體予意安心調理待春和以出若有大
事當令就問而決疑勿為更辭唯思共貞○以鄭賜湖為
大司憲具義剛大司諫閔德男執義李厚持平曹明勗正
言○甲子正言朴弘道啓曰鄭蘊以草野新進之人不識
朝廷事體言雖不中志則可尚豈有一毫他意於其間而
既下嚴峻之旨又除塞外之官臣恐在廷之臣將自此學
為軟媚之習而言路杜塞矣况罰及銓曹尤非所望於今
日之舉也銓曹之所以任人於言責之地而使得盡言者
是亦盡其職耳臣之妄意鄭蘊補外之命銓曹罷推之旨

不可不亟命還收也臣代鄭蘊之職當鄭蘊之責不忍退
伏含糊叨據其位以負聖明也且臣曾忝本職姓名在於
丁好善自羽疏中不可仍冒此職請命罷斥臣職荅曰勿
辭退待 甲道前為正言論事失實為丁好善所誣故也 ○

乙丑王幸慶運宮 ○持平李厚啓曰法宮新御曾未決月還
移之命遽出意外三司論執舉朝因爭而天聽逾邈臣等
竊問焉夫獨留之為未安問安之有難便此固聖上奉

慈殿誠孝之至意前後批旨懇懇於此臣等欽仰聖孝不

勝感激第惟 慈殿遷移雖不能諫止而永移之期在於

歲末則其間定省之曠只一朝許耳一朝之間雖分御兩

宮而有特舉動隨便問安豈有小害於聖上之誠孝哉况

祖宗朝亦有分御之時非今日所取法者乎請收還移之

命荅曰永移之期未滿一朝宜速停之勿為更煩 ○弘文

館劄曰臣等將移御一事血誠籲呼者蓋已久矣前後聖

批丁寧無非出於為 慈殿盡誠孝之至意臣等雖極無

狀非不知將順之不暇非不知連章累牘之為未安而猶

且區區不能自巳而復有所云云者誠以人君盡孝之道不在於晨昏定省之節而善納善述寔為達孝則殿下獨不思我先王肯構肯堂之遺意而強拂人心為此遷移之舉乎至於移御之際種種難便之弊願不暇論也人心離合正在此舉而况分御兩宮既有先朝舊例慈殿移御只滿一月則往來問安有何所妨而在告元老既進懇惻之劄在廷諸臣累上力爭之章兩司合啓論列逾久而一向牢拒不唯不許至於鄭蘊之避嫌惟有措語之失實出於愛君之誠也既命適之則已違請出之公論旋命補外則又非乞荒之聖度故彼兩司之官再避三避而不敢就職者亦不過怏張公論扶持諍臣之意而殿下特命適之至此而言路杜塞至此而士氣消亡道路咄嗟之言殿下必不聞也有識扼腕之嘆殿下必不知也大臣宰臣殿下之股肱心膂而既不用其言臺諫殿下之耳目而散一言出諸口無所措其手足則不知殿下其誰與為國乎蕭然景象不幸見於聖明之朝臣等言之及此不覺心噎

而氣短也伏願殿下亟寢還移之命以慰中外之望特下
悔悟之綸音以謝斥鄙盡通兩司之失則人皆仰之如日
之復實為維新之一大舉措也答曰子意已諭兩司並通
事事異常規則不可徒循舊例子不得已也勿為煩論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七

升新島日誌卷第四十二

之與前日所記之一天氣亦甚佳也予意已餘兩日並歐
州部之輪船以備不測而兩日之久則入船中之日
而亦因之大雨濕下至致更難之令之越中亦之區部下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八

十二月朔丙寅號牌廳啓曰有旨以彌牌佩持事議于大臣寬定期限矣京中士大夫則十二月初一日為先佩持外方監兵水使守令邊將他餘時散官則壬子正月初一日為始佩持京外士庶以下有無役軍民等則二月初一日為始佩持為當大臣之意亦如此敢啓傳曰彌牌佩持寬限之意前日榻前領相啓之今宜百官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佩持外方亦次次退定○領議政七度呈辭荅曰辭章又至于甚慙醜宜遵前旨久久調理待春和痊可出○司憲府啓曰諫官以言為責苟有所依與所聞唯思盡言不諱乃其職分也其言雖或不中而人主固宜優容以開後來之言路固不可輒施雷霆之威摧折而斬伐之也今者鄭蘊以草野新進初授諫官徒知有懷必達之為盡職而不思閭巷雜說之為無理掇拾瀆擾於舉動之日此非磨礱世故者之所為唯鄭蘊能之而他人不可能也所言雖妄而其志願不嘉予至於銓曹以如臣等者擬

差言官固難免苟充之諛果能得未皆如鄭蘞者以充臺
省則可謂能舉其職而並被緣坐之罪群情之鮮體亦甚
矣大槩為國之要非一而其如從諫一節人君尤宜猛省
虜自聖上臨御以來言官之貶斥非一非二而至于今日
薄待臺諫之舉愈往愈深如非大狂妄之人其孰肯不愛
其身強復一鳴自取其禍乎請亟回睿思還收鄭蘞外補
之命荅曰鄭蘞虛妄之失著矣補外之舉實出准輕勿為
煩論○右議政李恒福六度呈辭荅曰卿誤矣國之艱虞
如水益深而每引小嫌閉門不出中夜思之卿可自安乎
宜遵前旨亟出輔予○吏曹判書鄭昌行上劄論救鄭蘞
荅曰劄辭具悉古之諫官上以補闕拾遺下以激濁揚清
勿欺而犯盡言不諱然後方可謂之直言矣此則不然乃
以閭巷間妖妄之說大言無忌直欲辨詰於君上其失體
不敬莫此為甚以予觀之不過妄量人也反以直截嘉獎
之卿之意厚矣卿宜勿辭以識事體真正直之人十分慎
簡調用以清朝著○領議政李元翼上劄辭職及還收鄭

蘊補外之命○兩司啓臣等伏承昨日聖批以永移之期
未滿一朔為教臣等固知今次還移之舉特出於聖上奉
慈殿之至意雖一朔之間以分御為未安而常念一朔之
間分御兩宮少無傷損於聖孝有時舉動隨便問安亦足
以展聖上之誠孝也况祖宗朝分御之規亦多有之非
今日之取法者乎請賜一俞荅曰已諭不允○弘文館典
翰臣鄭廣成校理臣閔有慶修撰臣朴篔臣李景稷等伏
以掌令朴承業本以浮薄不吉之人為公論所棄頃為臺
官略無顧忌敢以法府之威權為已黷貨之囊橐鄙陋之
事無所不為其奔競升秩之薦脚迫太僕之吏特其餘事
耳及被言官顯斥猶復仰首自辨誣歸之說尤極無狀人
皆唾罵莫不痛憤而只以國無清議之故今又得授憲職
豈不寒心名器至重不可容此人玷辱臣等職忝論思不
敢不言請命遄差荅曰依啓○丁卯弘文館劄請寢移御
之命以慰中外之望請還收鄭蘊外補之命並不允○荅
領相劄曰劄辭具悉宜遵前旨毋終棄寡昧鄭蘊非以言

斥之身為諫官招撫無知不根悖妄之語鼓動而眩惑人聽不合仍置從班者故畧示譴責耳卿知予意勿為深咎○兩司合啓請寢移御不允○司憲府啓請還收鄭蘊外補之命荅曰已諭勿煩○戊辰大司諫具義剛司諫崔東式啓曰臣等職忝言地無一毫裨補之事而每以避嫌瀆擾聖聽臣等之罪實合萬死惶恐踧縮無地自容茅頃日鄭蘊之所論雖似荒雜不中顧其職則乃諫官也曰此一言而至於補外者其於聖德所損為大今之咸請還收成命豈為一鄭蘊而然也昨日齊坐時臣等言其本院亦當汲汲論啓之意則正言朴弘道頗有不肯之色而至曰不必苟同及其反覆高議之後始曰今日似晚明日為之不妨臣等亦信其言以明相約而罷矣不意今者遽爾稱病觀其前日避嫌之辭則似為鄭蘊為言矣而今反如此臣等實未曉其意之所在也此無非臣等見輕同儕之所致不可苟冒請命適臣等之職荅曰勿辭退待○兩司啓請寢移御之命荅曰 慈殿獨還舊御之所問省之禮不可

全廢予素有疾病嚴冬出入甚難茲欲從還此非力爭之事也宜知予意勿為強煩○司憲府啓請還收鄭蘊補外之命不允○已巳司憲府啓大司諫具義剛司諫崔東武並引嫌而退欲論鄭蘊補外事實出於公議之所同然而依違難信之失專在於彼別無可避之嫌請大司諫具義剛司諫崔東武並命出仕○又啓鄭蘊還收補外之命○又啓臣等伏見正言朴弘道日昨出謝之初極陳鄭蘊外補未安之意至曰臣之妄意以為鄭蘊新除之命不可不並命還收臣代鄭蘊之職當鄭蘊之斥捨言責更不可他求臣不忍退伏含糊以負聖明觀此啓辭其論甚峻其意甚急臣等以謂如得出仕必即大言論之而就職之後寂無一言臣等竊恠之今見大司諫具義剛等避嫌之辭則鄭蘊補外之事既獲於完席而弘道乃反遷轉退托之觀其前後所為有若兩人之事其心所在固不可測也至於同僚以此引避則不可不並避具陳已意以俟公議之處置而遽即呈告以入其不識體面進退無據之狀甚矣此

無非朝無清議無復顧忌之致也茲事初無大段利害而尚且依違觀望至於如此如使此習漸長則臺省之間諛佞成風直氣消盡豈非大可憂乎如此之人不可置諸言地請命罷職荅曰依啓鄭蘊事已諭不允正言朴弘道違差○司諫院啓請鄭蘊還收外補之命荅曰量施輕典今不可還收不允○庚午領議政八度呈詳右議政七度呈辭荅領相曰予已有言于卿矣卿疾非朝夕可瘳宜遵前旨卧閣論道春和已近勿藥非遠安心調理待春和以出荅右相曰卿無不仕之義宜速勉出匡濟國事予與卿皆不幸生此末世一邊過情之浮議任他啁啾何可介意自反而縮進退豈不綽綽必自反矣有何不足之嫌乎毋庸更辭以先國家之急○司諫院連啓鄭蘊還收補外之命○司憲府連啓鄭蘊還收補外之命荅府院曰予意已諭休煩可矣○傳曰大內及東宮多有修改處此宮前定監役官仍定又擇定戶曹郎廳一員待移御後修改新建兩宮宏麗勝於前規而王一經眼便思修改門窓戶闥以

及丹青圖畫皆令改作還移慶匣之後工役大起○辛未

黃海監司狀啓今月初八日雷鳴若夏日○大司諫具義
剛司諫崔東式啓曰臣等俱極無狀其於同僭之間敢有
非情之言貽辱名器臣等之罪實所難逭今此鄭蘊之論
實是公議之同然故頃日臣等出仕之初即以論啓之意
議之於正言朴弘道則弘道終始退托曰動搖未安不必
苟同臣等謂騷擾則可也動搖之說未可曉也前日避啓
中極言鄭蘊之事者正言而不料正言之言反出於此也
弘道曰今日似晚明日為之不妨臣等曰今日出仕之初
當陳以諫官被斥者為未安而已不必以日晚為辭也弘
道遂巡思量之久自囊中拈出一小紙曰前日避嫌時欲
用之曾措此草矣以此用之何如而兩三行草草文字頓
沒其實不合於初啓之辭司諫臣東式曰大槩初啓之時
則長官許文城上所執筆書之例也促其張紙執筆則曰
一夜之過不意須臾明日齊會於長官家相議為之不晚
臣等亦完定而罷矣今聞弘道唱言曰若不欲論啓則豈

至於出示搆草云弘道必欲論啓者為本意則臣義剛將
為措辭許文而以明日為托終乃不從者何意耶外議以
為臣等避嫌之時遣此一欵之故以殺憲府之重論頗以
為非此則無非臣等之失不可偃然仍冒請命適忤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壬申禮曹啓曰有旨世子嘉禮後別試
及移御新闕別試明春設行兼為廣取矣嘉禮後別試規
矩以分三所各取二百人啓下初試之數則此外更無可
加之數若其殿試則目一時人才之有無不可預定其多
少如是則似無魚設廣取之意或以為設增廣定額方可
謂之廣取而增廣事體煩重似難輕舉或以為取六百除
講經為當或以為依增廣設科而勿設監試則是謂廣取
而弊亦可省此說似為最優請上裁施行傳曰除監試依
增廣規矩施行○司諫院連啓鄭蘊事○又啓曰論啓之
議既叢於席上則日勢雖晚所當即為而欲待明日宜未
免同儕之殺眾憲府之發論也且避嫌之際同儕搆草之
事遺落一欵亦未免疎漏之失大司諫具義剛司諫崔東

式請並通差答曰依啓鄭蘊所失大矣勿為煩論○右議
政上劄辭職○癸酉司諫院連啓鄭蘊事不從○傳曰右
贊成鄭仁弘處令所在官歲時遣長吏存問優數食物○傳
曰領府事奇自獻處歲時優數食物遣長吏存問○甲
戌朔牌廳啓曰京中士大夫勿論時散依傳教來正月初
一日為始佩持外方監兵水使守令邊將及特散官二月
初一日京外士庶以下有無役軍民三月初一日為始佩
持期限次次退定請依此一舉傳曰知道○傳曰還
移時詰命玉丹竹丹等物並以彩輿盛運○司諫院連啓
鄭蘊事不允○乙亥司諫院連啓鄭蘊事答曰鄭蘊妄言
無忌眩亂聽聞言官亦可論劾而反為營救子宥恠焉補
外之舉實是寬典毋庸煩執○慶尚右道儒生鄭惺生等
上疏請典成鍾共被削籍停舉之罰答曰疏辭具悉當問
而處之時朴乾甲李宗郁成鍾等皆以排斥二賢被削停
舉王查問其由責令本館解之○丙子傳曰當此隆寒樹
日多滯其中豈無抱冤不白者乎令各該司速為決放至

如鄭渠獄事被囚之人至今未決甚為不妥斯連科斷俾
無冤痛之意○丁丑右議政八度呈辭答曰予意論之已
盡尚且杜門不出南邊接應一刻為急西北規畫累月棄
置網常罪人久廢者鞫鼎席久曠國事寒心卿於此時豈
可引小嫌陳章乞免乎卿宜克遵前旨平心出仕以慰群
望以安社稷○領議政九度呈辭答曰予意曾已盡論卿
宜調理勉出以副側席之望○左議政劄辭答曰卿以
先朝大臣決意辭退是乃謂予不足與有為也累累勸出
事甚未安但聞古語曰無不可仕之朝卿宜勉回遄心奉
親上來○戊寅忠清監司馳啓槐山地震○己卯右叅贊
柳希奮啓曰領議政李元翼呈辭左議政李德馨辭職在
外右議政李恒福呈辭本府今秋冬等褒貶不得合坐等
茅敢啓答曰考績重事不可全廢待三公出仕後為之○
庚辰兵曹啓曰忠清監司朴彛叙以近來邊將率皆微賤
下流徒知肥己防備等事不復致意以此軍情日怨邊備
日疎啓聞臣等職忝司馬未能選擇邊將致此藩臣駭啓

極為惶恐覆啓中臣等所懷已畧陳達矣前頭都目邊將
窠闕不知多少注擬之際就都抱府訓練院宣傳官十分
選擇如承傳試才中必以曾有聲績士族輩擬望微賤未
經事者勿許混差之意請申明舉行傳曰允○脩邊司啓
曰近日大臣並皆有故不能行公本司坐起不得為之事
多稽滯極為閔慮前既累次陳達矣啓下各道伏啓等過
朔未得覆啓者甚多有司堂上徃大臣家欲為勘定則特
詢倭情者外其餘公事辭以病伏不敢參論云且以前
特任相臣有故時則原任大臣例為裁決時急機務不可
留滯徃議于原任大臣為之云原任大臣則以為軍國重
務原任一人豈容獨斷特任大臣必有出仕之日原任決
不可議云國事不幸廟堂空虛今入三月緩急機務漸至
積滯至此臣等徒自憂惶未知所處如時急公事亦依特
詢倭情例及時勘定之意特降明旨使不至廢閣恐或為便
傳曰時急公事徃議于大臣處速為裁斷俾無積滯之弊
○領議政十度呈拜右議政九度呈辭李元翼李德馨李

恒福一時呈告蓋三臣見國事日非或被小人惑斥故引疾去位後以此感悟王而王溫諭不許○辛巳荅領議改十度呈辭日子意已諭安心調理痊可出仕○右議改九度呈辭荅曰國事艱虞如日將暮此誠何時而以區區小嫌引八不出乎予甚缺然無以為依卿宜安心速出勉副如渴之望仍傳曰此批荅遣承旨敦諭使之還移前急速出仕○左副承旨啓曰右議改處敦諭則荅曰情事問迫只冀適命不勝惶恐之至云矣○司錄孫暉上疏朴乾甲等解停未安不敢承命暉水原人疏中有知臣者惟停舉罪臣者惟停舉之語辭甚切直曰此得罪前黜輟朝以沒

○癸未傳曰觀此孫暉之疏徒知好訐沽直之得計因念不遜不敬之為未安妄為大言自比於孔子此豈一孫暉所獨為者乎其言不足與較故不荅而下此意政院知悉○傳曰昌德宮大內修理時兵曹郎官一人並定使之董後而後軍調用等事亦令兼察且大內之後與外處不同軍匠等并令兵曹題給價布刻日畢後○設試於平安道

命盧大敏直赴殿試其次賜物蓋慰西土人心也○甲申
傳曰近日國家多事大院君祠宇至今不為重建撥以情
禮極為欠缺別定勤幹監役官明春速為造成○吉州牧
使鄭文孚上疏論邊事荅曰省疏具悉爾情良用感歎陳
啓事當令議處仍傳曰此上疏下該司議啓○右議政十
度呈辭○以鄭賜湖為大司憲鄭豈為執義閔有慶為掌
令柳活為獻納曹明勗為持平閔德男為輔德○乙酉荅
右議政呈辭曰浮議異論治世之所不免況今日乎國是
靡定士論潰裂或脅迫君父或詆斥大臣此無非暗弱吞
位不能有所為之所致無顏勸出然卿豈可以此介意而至
於控辭卿亦遵時體而棄予予則疇依須勿更辭安心勉
出以徇國家之急○王還御慶運宮○丙戌兵曹啓曰部
將鄭榮門來見臣承宗曰昨日未明時以輦陪部將自城
外入來之時西小門新門兩城底大紅熟縵流蘇四部紫
的鹿皮條兒八部投擲于地所見駭愕收拾取來臣親自
閱看則非閭家常有之物想必偷出之後慮其叢覺投擲

干地也至尊儀物恣意偷竊典守難免罪責第未知某處
所藏見失請令本曹郎官眼同該官點視司僚寺所藏
儀物及繕工監所藏彩輿儀物一一點視某處儀物欠缺
典否且此拾得流蘇等物較樣子染色則可以知某處所
藏儀物見偷敢啓傳曰依啓詳覈察治○司僚寺啓曰
先朝所御輦輿等物稱為古輦依舊例藏置於本寺而經
亂以後房產未備不得已奉安於寺大廳梁角之上今已
四年矣本月十九日朝傳聞古輦儀物若干件棄置於西
小門城空同里居人覓得之事甚驚愕寺官負寺即為點
閱古輦所入雜物則各件被失之數果為甚多不止於西
小門近處人所得之物其間事狀極為亮譎常時不謹典
守致有偷竊無前之變請其日上直官負推考較直下人
囚禁窮推然後一邊令捕盜廳可疑人搜探期於巨犯斯
得傳曰先窮極處置○領議政十一度呈辭答曰子意盡
論卿豈不諱勿煩控辭安安久久調理待小差以出○白虹
貫日○丁亥命復許頊韓應寅職祿○政院啓曰近來天變

疊現雷電地震之變並發於窮陰之日已為可恠之甚而
白虹陰匿之氣又于於象陽之宗稽諸往牒變無大於此者
人情危懼中外遑遑天道不遠變不虛生仰觀俯察不
勝痛悶今日國事已到十分地頭危亡之象不待智者而
知姑以近日之事言之過大臣可謂殺敬而志不得展待臺
諫非不盡禮而言輒見斥血民之教頻下而卜定之物相
結於恒貢之外收才之志雖勤而好惡之偏屢現於除拜
之際以致廟堂之上鼎席俱空臺閣之間言路杜絕將至
天怒於上民怨於下而殿下莫之知言念及此不寒而慄
今日之憂雖在南北而臣等竊恐晉室之患不徒在於陞
吳也伏願殿下惕然反己應天以實方寸念慮之微宮闈隱密
之地好惡用捨之間過私循理克合天心則慶禍為福
轉災為祥而國事庶有圖濟之望矣臣等職忝近密區區
憂慮之至惶恐敢啓答曰天變甚慘此無非不辟忝位得
罪上下之致願者矍然因知收濟今見陳啓之辭實皆藥
石之言予當體念政院近臣也如有所懷隨事畢陳匡救

寡昧目今天怒赫然國事孔棘大臣不附皆為獨善之計
自念涼德無顏勸出廷大臣之義存亡休戚與國是同則
及今胥溺其可曰在家不知而能保其身乎此必無之理也
三公一時卷懷唯恐棄予之不及若將浼焉杜門深八是
何道理予竊恠恨郝承旨往見右相敦諭勸勉使之先出
○司諫院啓曰及弟許頊崔天健等罪狀已具於前日告
廟頌教之中今不可一一陳達而當初只削其爵亦為末
減至於韓應寅之罪則雖免告 廟典許頊無異頃日削
官之論實出於一國之公議而伏罪未久恩命遽下凡在
瞻聆莫不駭憤罪閔 宗社既已告 廟則雖以聖上好
生之德廣施之澤無不適善而決不可遽及於此等人請
還收許頊崔天健韓應寅職牒還給之命青巖察訪羅德
潤家在本道多有不謹之事侵虐驛卒怨罵騰路請命罷
職答曰依啓許頊等事人不可永廢雖日告 廟今經大
慶誕頌宥赦叅酌給牒未為不可毋庸煩執○戊子兵曹
啓曰朔衛司叅下官無朔數次次陞遷驟陞者頗多故目

經筵官達白始定朔數洗馬十二朔侍直十二朔副率十二朔而洗馬雖或箇滿侍直未箇滿則不得陞遷副率雖或箇滿而侍直未箇滿亦不得陞遷故其間不無自他司移屬而翊衛司參下及為濡滯之地殊非祖宗朝本意自洗馬至副率總計三十六朔為箇滿陞出之准如遇侍直窠闕洗馬勿計朔擬望副率窠闕亦如之而除授副率之後通計前後仕准三十六朔乃許六品遷轉則可無驟陞之弊亦無濡滯之怨矣傳曰允○都承旨啓曰臣承命諭于右議政則惶恐不知死所只冀恩遽云矣荅曰知道○己丑右議政李恒福上劄辭職○庚寅以李燾李敬輿為待教張維為檢閱趙希逸為持平李好信為大司諫李志完為承旨吳翊為修撰○辛卯司諫院連啓許頊崔天健韓應寅還収職牒還給之命國有慶事則必設科舉所以覃慶韋布也隨慶大小不一其制而既設增廣則必有監試乃流來不易之定規也況移御法宮世子嘉禮莫重之禮也此兩事別設一舉則自有成規而今此科取有違

前例殊似未妥請令該曹更議施行荅曰許頊等參酌給
牒勿為煩論他餘事依啓○荅右議政劄曰省卿疏章良
用感惕卿懇雖切予意亦戚亟出匡輔以濟國事昔在宋
朝魏公韓琦作相於艱危之日自任以泰山喬嶽之重屹
然不動流言遂止國勢益尊大臣之道當如是也領相之
出以期昔疾之愈左相亦豈終棄予哉予姑待之卿宜先
以循國為急幡然而起克副予望○以金止男為弘文校
理吳靖為持平傳于吏批曰大君授職年歲未詳 祖宗
朝舊例而 慈殿欲為早封今政下批○封 宣宗子璣
為永昌大君時年六歲○壬辰弘文館上劄請遇灾修省
又劄請許頊崔天健韓應寅還收給牒之命荅曰當時雖
曰有罪今已年久况經赦宥何可永廢予已參酌處之勿
為煩論○司諫院啓許頊崔天健韓應寅還收職牒還給
之命荅曰已論不允○以李時彥為大司憲崔東弼為掌
令睦大欽為修撰沈光世為副修撰○癸巳京畿監司伏
啓前吏曹參判鄭協卒逝傳曰果川距京城半日程也宰臣之

死非細故而過四五日後始為上聞事甚可駭察推協右
相彥信之子也白哲美風儀能文善飲酒交遊甚廣無少
長賢愚待之如一掩育孤姓無間已出擢第由弘文巨字
徧歷清宦屢長三司始為人多可無所樹立詩亦滔滔不
竭而專欠閨鍵體格竟無所傳○荅昨日王堂劄曰省劄具
悉謹論良用嘉焉予當體念○傳曰王堂進劄官畢陳藥
石之言極為可嘉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近日三司之章
劄夜深入啓之契愈徃益甚予素有心病日暮必劇昨日
王堂劄人定時入啓而劄辭極多未易解見終夜省徃兢
惕不寧今朝始荅院知悉○司憲府請還収許頊崔天
健韓應寅等職牒還給之命○荅左議政劄曰省茲陳劄
脩知情事膏藥色憂之外又多難進之節卿不負予予實
負卿矣但今朝著携威士論多門無妄不根之喁啾累及
於君相卿則有窮谷可以避誘願予一人無地可適獨當
衆咻不亦病乎卿勿以人言介意式造其來疑然不動以
尊體面以壯國勢歲律將換捨舊圖新此其時也毋違予

望一心共貞○答府曰既經大赦何可永廢不允○司諫
院連啓許頊崔天健韓應寅丞收職牒還給之命答曰不
允○甲午以北兵使虜情書狀傳曰體察使久入不出西
北規畫措授搃理無人本司堂上頻頻齊會如此時急書
狀議勘策應俾無踈虞○以咸鏡監司書狀傳曰穩城等
官癘疫相當藥急急下送使之着實救療○戶曹判書黃
慎上劄引疾答曰省劄具悉卿忌但卿年非衰替雖或有
病調理則可差久任責成之意前已諭之宜勿控辭安心
待差以行○領相十二度呈辭答曰又省辭章深用缺然
予意盡諭何不諒察毋執牢諫久調以出○右相十一度
呈辭答曰予意曾已盡諭更有何說國無大臣今幾月乎
古有如此時耶卿宜平心察理從速出任毋負 先王以濟
時艱○司諫院連啓丞收許頊崔天健韓應寅等職牒還
給之命答曰不允○乙未弘文館員上疏請加資辭免答
曰疏辭具悉爾等以經幄儒臣能進法言不可不賞聊以
褒嘉安心受之更加盡職○大司憲李時彦啓曰犬馬微

臣庸下最甚素乏一長偏荷天地鴻私猥廁正鄉之列其
為清朝之累名器之辱亦已甚矣至於忝冒匪據非止一
再每承除旨之下心神飛越若墮千丈淵谷今者又有憲
長之命出於千萬所未到驚惶震懾不知所措臣今衰老
轉劇腐棄已甚尋常職分一無所堪况此風憲莫重之地
萬不承當且念臣頃為刑曹判書奉職無怙在囚之人出獄
赴舉當初專不干預之事盡於前後緘辭矣臺評重嚴至
以沒其實狀終欲歸罪該司為辭所謂沒其實狀者即欺
罔也人臣欺罔乃是一罪則當就仗刑章以謝國家而謬
蒙天恩曲加容貸雖至於棄而勿論罪名猶在於身也曾
未數月旋被罷渥憲長之任此何等職事而乃敢以負罪
者當之乎請羅臣職答曰勿辭退待○司諫院連啓丞收
許頊崔天健韓應寅職牒還給之命○掌令尹重三啓曰
伏見大司憲李時彦避嫌之辭頃日以在囚罪人脫獄赴
舉之事論啓刑曹判書時臣亦忝本職既忝其論不可晏
然處置請逋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答院曰許頊等事國

有大赦給牒何妨○司憲府啓曰事在既往且已結局况
初不干預則不必司咎於今日隨聞論事臺諫之職而徒
然同衾尤無可避之嫌請大司憲李時彦掌令尹重三並
命出仕前啓許頊崔天健韓應寅還收職牒還給之命峇
曰許頊等事國有大赦給牒何妨不允出仕事依啓

光海君日記卷第四十八

以其實地爲始... 許頊... 崔天健... 韓應寅... 還收... 職牒... 還給... 之命... 峇曰... 許頊... 等事... 國有... 大赦... 給牒... 何妨... 不允... 出仕... 事依... 啓

(B)
732.55
4724
[v.17]
no.11
0248769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木)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藤葉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11